

鹿港夫人媽信仰的類型與分佈範圍

李秀娥

一、前言

在漢人民間信仰的研究取向上，早期多偏重以男性神祇及其宗教功能為主要的研究對象與主題，而女性神祇的研究則多集中於如媽祖之類少數著名的女神信仰，這也是漢人社會歷史發展下，長久以來以男性宗法制度為主的社會現象之特色。然而，潛藏在普遍且多數的男性神祇信仰為主流的現象中，仍有一些獨特的女性神祇隨其發展機緣而受到民間信仰中許多信眾的崇奉，除了在臺盛行的媽祖信仰外，另有其他女神信仰，如被女性化的觀音信仰、以及瑤池金母、臨水夫人（三奶夫人）、女媧娘娘、註生娘娘等信仰。

有關中國女性神祇的信仰研究上，宋兆麟曾指出中西方各民族自遠古以來普存的生育神（尤其是女神崇拜）之信仰現象與性巫術的施行；而李豐楙則有數篇針對古代民間傳說典籍中所涉略的仙女、神女、巫女與「神婚」等探討（註一）。而 P. Steven Sangren 則由許多文化中對女性經期、性生活和生育能力之污染觀，特別指出中國社會中女神信仰及地位之崇高（如觀音、媽祖、無極老母）和中國女性所屬的社會性別地位之特質並必然相同，且女神信仰的特色異於男神信仰的階層性、權威性和正當性，而是較具有包容性、調解性和聯盟性等特徵（註二）。而 S. Harrell 則由臺灣文化中有關鬼的性別和日常生活中男女兩性遇鬼的情況不同

，而說明臺灣社會的性別現象，在父系宗法制度為主的傳統社會中，女性被視為家庭中的陌生人，女鬼則被視為社會中的異常事物（註三）。

至於以著名的女神媽祖作為主要的研究對象與主題的，則有下列諸位學者，例如：李獻璋早在一九六〇年代便已專注於媽祖信仰傳說及其演變發展的探究；後來李豐楙也加入媽祖與儒、釋、道等三教之比較與研究分析，試圖釐清這三教對媽祖與中國傳統的三大宗教之間的關連性（註四）。至於林美容則由南瑤宮的媽祖會信仰圈以及相關的曲館、武館研究起；而黃美英則由媽祖的信仰研究中，以香火與女性的角度來探討社會中男女兩性之文化性別屬性的問題；後來她則繼續以大甲鎮女神信仰中，以男性為主導的地方政權與勢力的影響，進一步分析其對信仰象徵與女性文化的論述和建構（註五）。張珣也指出媽祖信仰中所謂回娘家的比喻與媽祖未婚傳說在儒家文化主導下的矛盾現象（註六）。

而在中國女神研究上直接涉及「夫人媽」的信仰研究者，如魏應麒和陳敏慧等以臨水夫人的民間故事與口頭傳統為分析的（註七）；或者像 Vivienne Lo 由臨水夫人的傳說來探討女神信仰在中國文化的特徵，並由傳說中反映出中國社會中「女性／自然」對等於「男性／文化」的抗衡現象（註八）；也有像林惠祥、喬健、蔣炳釗、林國強等學者分別以惠安縣夫人媽信仰的分佈與長住娘家的關連性，並分別探

索此信仰現象與社會中盛行的姊妹伴與婚後長住娘家（或稱不落夫家）的關係，探討該現象究竟是由非漢民族之社會遺存或是保留古老的母系社會文化因素在轉型至父系社會之遺存（註九），此研究較特殊的是惠安縣所謂的「夫人媽」包括今世和前世已故男性與女性親人的神祇。此外，也有以金門官澳的「查某佛」為研究取向，探討官澳的女乩童和女乩法力來源有關的神明信仰之研究為主（註一〇），並提及類似上述惠安縣的夫人媽信仰中有供奉今世或前世已故親人為神祇的現象，且出現有仙姬娘娘、蔡夫人、何夫人、黃夫人、林府娘娘、邢府娘娘等較不為人知的女性神祇之供奉記錄。而在其他文獻中多少也曾提及臺灣各地分佈有其他夫人媽的信仰，如新竹香山鄉明烈堂恭迎自福建泉州的七夫人媽、三奶夫人、鹿港的張順白三位夫人、王爺夫人等等（註一一）。近年尚有莊英章和李翹宏兩位從事比較金門官澳和惠安縣惠東地區的女性神媒與其所供奉的查某佛或夫人媽之信仰，並指出惠東所謂夫人媽包括前世和今世之已故男女親人者，實際上是將陰轉神誤認為夫人媽，並認為學者有被惠東地區的男性報導人誤導之嫌（註一二）。

也由於既往的宗教神祇研究上，大多著重於普遍的男性神祇與少數著名的女性神祇之信仰研究，但卻忽略潛藏在一股漢人民間信仰中，仍會因時制宜出現其他的女神信仰，以滿足其信眾對宗教信仰的需求。而筆者昔日於鹿港的王爺信仰田野調查與文獻中（註一三），也發現早期屬重要政經發展地位的鹿港，在其宗教信仰現象中，除了普遍的王爺信仰、觀音信仰與媽祖信仰外，在各角頭的區域內，仍有如臨水夫人廟、鳳朝宮張順白三位夫人媽、鳳凰壇花柳木三位夫人媽

或諸姓王爺夫人等夫人媽信仰的分佈，這些女性神祇在該地的流傳至少一、二百年以上的信仰現象與其宗教職司的功能與意義，除了臨水夫人的信仰流傳較為人所知外，鹿港鎮內眾多諸姓夫人媽的信仰卻未見有其他學者對其做較基本或深入的研究，所以筆者在此研究中，則希望針對鹿港夫人媽信仰的分佈從事初步的調查與分析。

由於中國社會文化中，自古以來相當著重父系子嗣的香火傳承，因此散佈各地主掌生育與祈子功能的神祇中，除了上古的高禖神、以及後來的張仙外，女性神祇中，則產生許多保護婦女生育與育兒的守護神，如送子觀音、女媧娘娘、王母娘娘、碧霞元君、金花娘娘、註生娘娘、送子娘娘、七娘媽、臨水夫人等崇拜（註一四）。而鹿港流傳的夫人媽信仰與其宗教職能上，究竟與上述之女性生育守護神有何關連？以及這些夫人媽信仰的緣起為何？為何會盛行於鹿港當地的社會中？在女神與女性之社會角色與中國傳統文化的關連性又是如何？這些問題皆是筆者所欲探索的，所以在本文中筆者擬由下列三個階段作為探究上述問題的起始點：（一）鹿港夫人媽的信仰類型與分佈、（二）解釋與分析、（三）結論。筆者也順利於八十五年五月完成此篇論文〈鹿港夫人媽信仰的分佈初探〉初稿的探究後，又繼續於該年十月完成〈鹿港夫人媽成神的傳說與類型〉一文，直到翌年一月份再度修正內文不足處的論點。筆者深切的期望此研究成果，能夠補充目前學術界對鹿港盛行的夫人媽信仰有較為清晰的認知，以及期許此研究成果能夠彌補過往漢人民間信仰中對於由女性到成為女神的宗教信仰現象能有較深刻的了解與認知。

二、鹿港夫人媽的信仰類型與分佈

目前鹿港的夫人媽信仰雖然不如王爺信仰的普遍與興盛，然而在此信仰分佈的次級地域中，仍隨各角頭之夫人媽與其相關神職人員和區域內的信眾間互動的關係，而發揮其對信眾庇佑的影響力。就彰化縣鹿港鎮而言，在三九·四六二五平方公里的地域範圍內，至少就有四十七座廟壇內供奉有各種夫人媽（請參表1），其地域分布範圍大多數集中於古老的商業區中心鹿港街一帶（請參圖1），其餘則分佈於鹿港街外圍的村里（請參圖2）。

有關鹿港鎮內各式各樣的夫人媽信仰來源與其姓氏類別繁多，遠超乎筆者初步的想像。由於在鹿港各地域的信眾觀念中，被稱為「夫人媽」的女神，以田野觀察綜合所得，大致除了鹿港各地所供奉的觀音菩薩、媽祖、註生娘娘、王母娘娘、地母娘娘、女媧娘娘、大宋太后娘娘、城隍夫人、土地婆、新興姑等女性神祇不是夫人媽外，其餘鹿港廟壇所供奉的女性神祇，大都可被信眾稱為「夫人媽」。

而以「夫人媽」一詞來尊稱所供奉的女性神祇，除了是鹿港信眾對其地域角頭所供奉的這類女神的尊稱外，有些廟壇也會在其他部份使用此詞，諸如：裝置小型神像的木框上、木雕的供桌、或刺繡的八仙彩桌裙、或記錄廟中神誕日的木刻告示板、或廟會活動的紅紙告示單上等等位置，明顯書寫著「夫人媽」一詞，或是「某某夫人媽」或「某某夫人」等詞。

由於鹿港鎮內夫人媽的信仰分佈非常廣，且神祇類型多元，無法一一詳載，僅以其信仰的神明叢而概略區分為下列

幾種類型：（一）張、順、白三位夫人媽，（二）陳、林、李三夫人媽，（三）梁媽三夫人，（四）清蓮堂白夫人媽，（五）花、柳、木三位夫人媽，（六）吳夫人媽（大、二、三、四、五夫人媽），（七）五方夫人媽、五夫人，（八）北斗七星夫人、七宮夫人，（九）七夫人，（十）諸姓王爺夫人之夫人媽，包括蘇府康夫人媽、薛府夫人媽、溫府夫人媽、郭聖王夫人、吳府王爺夫人、黃府王爺夫人……等等。其信仰類型簡述如下：

（一）張、順、白三位夫人媽

鹿港鎮內唯一一座專奉張順白三位夫人為主神的廟宇是位於玉順里的鳳朝宮，三位夫人媽被信眾供奉於鹿港的王爺廟內作為陪祀神的則有：東石東興宮（主神李府王爺）、街尾文德宮（主神溫府王爺）、顏厝元帥宮（主神都天元帥）、東石朝天慈聖宮（主神蘇府大、二、三王爺）等四間，而郭厝忠義廟單獨供奉張夫人媽，但該廟之張夫人媽長年隨爐主制而輪奉，甚少被供奉於廟中。此外，另有地理位置靠近北頭開基祖廟奉天宮蘇府大二三王爺廟的泉州街集英殿內，亦供有一尊容貌非常雍容華貴的軟身清蓮堂「白夫人媽」，據說是清代便已來到鹿港濟世。而此位白夫人媽據說與鳳朝宮所供奉的張順白三位夫人中的白夫人屬於不同來源，因為清蓮堂的白夫人媽沒有出字姓，而被信眾以白夫人媽尊稱。

至於張順白三位夫人媽的由來，據鹿港鳳朝宮管理人施至煖（七十二歲）的說法是：清代張、順、白三位夫人媽曾先後兩度雲遊蒞臨鹿港，首次被後寮仔信眾迎接供奉一陣子，再離開鹿港。第二度蒞臨則約於清光緒年間，先由鹿港東石的李府王爺壇（後建廟為東興宮）迎去作人客佛，時逢鹿

港北頭蘇府大王爺（後建廟為奉天宮）率隊遠行舉行南北大總巡期間（註二五），蘇府大王爺委託後寮仔葉王爺駐駕鎮守，因葉王爺沒有克盡神職守護境內平安，導致外陰入境危害地方，尤其是婦女與小孩多感不適，幸賴三位夫人媽雲遊經過而顯聖解圍，使當地信眾感激不已。

傳說不久三位夫人媽則對東石李府王爺壇的信眾表示將要離開此地，而東石正在送夫人媽時，蘇府大王爺壇這邊的信眾則因夫人媽照顧婦幼很靈顯，希望夫人媽能夠長久駐留，但夫人媽原不應允，信眾只好懇請蘇大王出面，這才將夫人媽留住。清代便先以三座紙糊燈座代表夫人媽，後又以紙紮的夫人媽作為神像，且於清代便已赴泉州請唐山師雕刻三尊金身，迎回後寮仔二王爺祠內供奉著。到了民國五十七年奉天宮建廟落成，迎請蘇府二、三王爺合祀廟內，原二王祠才正式改以張順白三位夫人媽為主祀神，並以夫人媽所指示的出處「南天門鳳朝宮」，而將原二王祠正式更名為「鳳朝宮」（註二六）。

根據廟方所提供的說法，相傳三位夫人媽為唐末黃巢之亂時，鎮守溫州的三位唐將壯烈成仁，三位夫人則繼承職志率眾抗敵，終因外援不及而殉節的巾幗英雄。並在後唐莊宗即位時，被追諡為「南天門貞烈三夫人」（註二七）。

該廟張順白三位夫人媽的排序與生日為張夫人（大夫人、七月十六日）、順夫人（二夫人、八月十八日）、白夫人（三夫人、六月十七日），每年都依三個日期分別祝壽，由於白夫人的生日最早，故鳳朝宮的神誕例祭日也以該期最為熱鬧，全省各地一、二十處的進香團與香客（如屬夫人媽的契子孫者）多會擇神誕期前來刈香、或祝壽、或帶孩子來填

寫契子書、或因年滿十六歲而來謝契書、或乞龜還龜（包括喜龜、丁龜、平安龜、財氣龜等）、謝金牌、謝戲齣等活動。

信眾們特別相信夫人媽對婦女和小孩的特別庇佑，所以平日會在幼兒身體欠安時，帶孩子的衣服與米、剪刀、尺等，自行擺在夫人媽的神桌上祝禱，祈請夫人媽為孩子收驚，待時辰過後，再來取回衣物，並將拜過的米煮給孩子吃，即可痊癒。若認為家中孩子是較難養育的，則會於夫人媽神誕日前來夫人媽廟中填寫契子書，請夫人媽特別庇佑孩子日後能平安長大成，此後每逢夫人媽神誕，也會帶孩子和衣服供品，前來祭拜祝壽，並由廟方人員以「三位夫人」之四方型神印，蓋於小孩的額頭上和所帶來的衣服之衣領背面內，使得小孩在日常生活中，都能受到夫人媽的守護與庇佑。

（二）陳、林、李三位夫人媽

鹿港鎮內供奉陳林李三位夫人媽的廟壇至少有三處，一是位於順興里的宮後臨水宮、二是位於廖厝里新興庄的樂天宮、三是位於頭崙里埔尾庄的三宮三夫人壇，其信仰緣起分述如下：

1. 宮後臨水宮

鹿港最早的夫人媽廟為位於順興里宮後一帶的「臨水宮」，日據《寺廟臺帳》中載有：夫人媽宮：儒教。所地：鹿港街鹿港字菜市頭六百八十番地。主神：陳夫人媽（木像三體）外、小木像四體。境內地坪數：九坪九勺（借地）。境內地建物坪數：四坪一合。創立年月日：凡二百年前。例祭日：六月一日。信徒數：約四十人。管理人：鹿港街鹿港字

菜市頭四百二十三番地施和尚。創立緣起：約兩百年前，現在管理人的祖先某氏渡臺後，於家中普請神明時，突然發出異樣毫光，獲知為夫人媽所降祥瑞之兆，故創建小祠祭祀之。到了大正元年，因為小祠甚為衰廢，管理人施和尚自費百七十餘元修繕，即今之廟貌（註一八）。

究竟臨水宮最初的創立人是誰，現在的管理人施能讀並不清楚，只知是海派派的施姓祖先流傳下來的，祭祀活動並不盛大，算是「家內佛」的性質。負責民國六十一年重建廟務的施步青（本名施能義，六十多歲），亦知應是其兩百多年前來臺祖先所捐地建立的，因其第十八世渡臺祖施伯庭（父施文極），來自晉江衙口鄉，該支流傳迄今已至二十六世，其公廳便位於現在夫人媽宮的右後側。

臨水宮是以陳夫人媽（陳靖姑）為主祀神，但也合奉林、李二位夫人，每年例祭日為農曆的六月初一，而非一般的正日一月十五日，卜爐主時也只以陳夫人媽的神像移爐為主，並沒有特別再為其他二位夫人祝壽和卜爐主。《寺廟臺帳》中曾提及此間夫人媽宮「創立當時是以安胎神和嬰兒守護神為主要特色，信徒敬拜者多，爾後信仰逐漸衰微。」（註一九）對於信奉陳夫人媽的信眾而言，夫人媽庇佑信眾的雖然是以婦女懷孕生產和幼兒養育方面的問題為主，但仍然庇佑著男性信眾。陳夫人媽也有收契子孫，但信眾得先擲筊向夫人媽請示，同意後，再以紅布填寫契子書；一般若有幼兒受驚夜啼不止者，則可由現代的管理人施能讀為其收驚，廟中亦供有「收驚婆姐」。

2. 樂天宮三夫人

樂天宮位於鹿港廖厝里新興庄，日據時因當地設有公學

校而更名為學仔，樂天宮即當地的公廟，主神為黃府王爺，相傳是先民隨鄭成功來臺時恭迎而來。據該廟乩童黃分（現年六十八歲）言，該廟清代時原為土確厝，後才改建，客仔佛「三夫人」（即陳林李三奶夫人），早在清代上百年前便主動附乩來做先生治病，沒有聽到夫人媽有其他封號，只說是「三夫人」，三夫人本身沒有檢乩童，一直來來去去沒有長期駐留，所以早期多以燈座奉著，直到五、六年前才裝三尊金身。裝金身時曾問三夫人的神誕日，告知共有三個日期，查書記載也符合，但他已記不清楚。三夫人並沒有收契子的習俗，而是主神黃府王爺和馬盟尊王二者才有收契子，且馬盟尊王神誕時才有卜龜的活動。

然據日據《寺廟臺帳》中曾記載，廖厝里有一黃府王爺館，陪祀有順天、辛天、朱天三位夫人（註二〇）。經田野調查發現日據時期所稱黃府王爺館應即現今的樂天宮，所以三夫人的正式封號即為書中所載。

3. 埔尾三宮夫人

除了上述的順興里宮後臨水宮和廖厝里樂天宮是供奉三奶夫人外，位於頭崙里埔尾庄也有一處私人壇「埔尾三宮三夫人」也屬於三奶夫人的信仰系統，信眾一般多以「三夫人」稱之。該壇主事者為六十多歲的女乩童王秀靴，此私壇約民國六十五年開始發展，據王女士表示當初是由三夫人主動找她投身的。其夫本因當時正是家中工廠事業發展的階段而極力反對，直到問清楚三宮夫人的出處，為福州府古亭縣的三宮夫人，才願相信有此事，日後並成為三宮夫人的弟子，任桌頭協助其妻共同為三夫人與信眾服務。

對於三宮夫人的神誕日，原本想以檢乩日農曆九月初九

為紀念日，但因埔尾盛大的傳統例祭日是九月十三日的朱王爺生（現為順天宮），避免撞期無法兼顧，而提前一個月，所以三夫人的神誕日是以八月初九日為主，各地曾獲三夫人幫助的信眾或為其義子女的，皆會於該日前來祝壽叩謝。

（三）梁媽三夫人

供奉梁媽（或稱三夫人）為主祀神的廟宇，是位於廖厝里楊厝厝的樂安宮，村民多以「夫人媽」或「梁媽」稱之。據說未建公廟前，梁媽是長期供奉於該庄楊再傳之宅中，大家習稱之為「梁媽廳」。傳說梁媽可能是康熙末庚子年間（一七二〇）先民來臺時，隨船恭迎保佑平安的夫人媽，究竟她是什麼來歷現今已無人知曉，更有人推測梁媽可能早期是某家族的公媽，因為很靈顯才特別被後代供奉的。

梁媽原本是採卜爐主的方式在祭拜，直到光復後再和村中的王爺（大王公、朱邢李三府千歲）合祀入樂天宮，而梁媽則為該廟之鎮殿主神。每年的六月十四日為其神誕日，村民會演戲祝壽。夫人媽一直沒有自己的乩童，所以較沒有收契子之俗，反倒是李王爺、邢王爺較有收契子與卜龜之活動。

梁媽在該庄有一傳奇事蹟，傳說清代時，原本只有二、三十戶的楊厝厝與秀水鄉山寮四庄的庄民不合產生械鬥，夫人媽曾顯聖教村民槍彈之術，對方發現楊厝厝不知何處請來的高手助陣，而不敢攻過來，才使得楊厝厝倖免於難。

（四）清蓮堂白夫人媽

盛行於鹿港泉州街一帶的清蓮堂白夫人媽信仰之起源，

與北頭一帶盛行的張順白三位夫人媽中的白夫人不同。據施能看（六十七歲）告知，相傳清代時，有位鹿港的漁民於水中拾得一塊神柴，後來可能是神明附身顯示要來此救世，所以當時才以此塊神柴刻其神像之頭部，身體部份再以藤條製成如真人般大小的軟枝神像，供在民家中，接受信眾的敬拜，由於夫人媽沒有出字姓，所以信眾才以「白」姓稱之，而得「白夫人媽」之稱。直到日據時泉州街的大字姓鋪錦派黃姓氏族要興建集英堂（主神玄天上帝和李府王爺，後更名為集英堂），泉州街一帶的蚶江五府王爺與夫人媽等神也一起被迎來安奉於集英堂內。白夫人媽在鹿港雖無專祀的廟宇，但其信仰則隨著集英堂王爺信仰的流傳與分佈，而被移居到外地發展的信眾一起奉迎去該地的廟壇中供奉著。

林敦仁（八十二歲）曾補充說明：「清朝時代不知什麼原由，以前白夫人媽就單獨被供奉於一位住泉州街的獨居老婦人家中，當初大家都稱呼她為『珠信』，也不知當時她是否有做乩童或為人收驚沒有，只知日據初期在她死後，家中已沒有任何人在處理，所以便將白夫人媽迎至剛興建的集英堂供奉著，一起接受信眾的香火。」至於「清蓮堂」堂號的由來已不清楚。

白夫人媽最為信眾稱道的便是「收驚」一項，平時信眾只要將孩子的衣服、一碗米、一把剪刀和尺一起放在白夫人媽的神桌上，擺上三天，第三天再來取回衣物即可，孩子頭一晚便會睡得特別安穩。白夫人媽的神誕日為每年農曆的十一月二十八日，許多信眾會於該日前來祝壽或許願乞龜、還願等，但因現代的物資與生活條件的充足與富裕，麵龜已沒什麼人愛吃，加上大家樂、六合彩的盛行，使得信眾深怕「

損龜」而不愛乞龜。

夫人媽的神誕日時，婦女多會於該日帶著孩子或孫子女與衣物供品，前來向夫人媽祝壽或填寫契子書，而廟中義務服務的人員，都會以四方型的「白夫人印」蓋於年幼的孩子額頭上，以及所帶來的衣領背面內。

(五) 花、柳、木三位夫人媽

該信仰是以福興鄉頭前厝鳳凰宮和鹿港鎮埔崙里埔脚的鳳凰壇二者為主，相傳花、柳、木三位夫人媽早在清代便於頭前厝治療當地流行性的瘟疫後，而顯聖發展起來的，約百年前才又由嫁到鹿港埔脚的村人奉迎大夫人（花夫人）於埔脚，而成為今日的鳳凰壇。二夫人（柳夫人）則由嫁到臺中的一位老婦人奉迎去家中供奉，直到後代改信佛教，不適合供奉柳夫人媽了，才又送回頭前厝的鳳凰宮中。而頭前厝一帶早期則以三夫人（木夫人）之信仰為主，並屬輪爐主制，直到民國八十四年才完成大廟「鳳凰宮」，正式供奉著木、花、柳三位夫人媽。每年會舉行安五營的釘符活動，以鎮守境內信眾的平安。至於花柳木三位夫人媽究竟是什麼神，由於老一輩沒流傳下來並不清楚，只知「木夫人」可能是宋代著名女將穆桂英；至於所謂的「花夫人」筆者懷疑究竟不是古代的巾幗英雄代父從軍的花木蘭，則不得知曉。

(六) 吳夫人媽（大、二、三、四、五夫人媽）

在鹿港的夫人媽信仰中，被稱為「吳夫人媽」者，此又可分為兩類：一是屬於王爺或千歲之配偶，即王爺夫人（請參下文）；一是不詳有無配偶，只知稱吳夫人媽，而吳姓究

竟是其娘家姓氏或是配偶之姓氏則不詳。若以後者而言此類吳夫人媽的信仰可以確定是屬於同一組神明群系統，最初是在日據時期（一九二三年）由吳夫人媽（排行三）主動投身於一名住鹿港頭崙埔的婦女身上，此婦女姓莊名發，當時約四十多歲左右，夫家為楊姓，已歿。據其子楊火燈（現年八十五歲）告知其母生前曾說，當年她是在外出的路上而吳夫人媽主動來投身的，此後並常在夜間教莊發如何治病之符法與醫術。

以前此位吳三夫人媽也曾透露未成神前的生平，據說她前世本為福建省泉州府蚶江人，家中人口眾多且家境貧苦，十八歲便已仙逝。楊火燈並不清楚吳夫人媽在陽世是否有嫁人，只知她死後成神，並有幾位於陰間成神後所結拜的姊妹，但究竟有幾位則不清楚，但其母之私壇主要是供奉吳三夫人媽，另有陪祀五夫人媽（薛姓），昔日多以農曆八月初九為三夫人媽之神誕日。然據供奉吳夫人媽的景安宮法師林戊欽補充，因其父與埔尾老乩童（王阿箸）相當熟悉，聽說吳夫人媽共有七位結拜的姊妹，其中有五位是陽世的親姊妹，有兩位是異姓的結拜姊妹，後兩位當中還有一位是啞巴，而此信仰系統是由吳三夫人媽先來開基發揮起來的。

頭崙里頭崙埔的莊發在一九二三年開始接觸吳夫人媽，習成後並成為頭崙埔一帶相當著名的「先生媽」。到了一九三五年時也出現另一位著名的女乩童王阿箸（俗稱阿箸仔），曾隨夫嫁到和美鎮平，而開啓與吳大、五夫人媽的救世因緣，她在晚年又回到家鄉埔尾定居，並於埔尾一帶訓練了數位男女乩童。包括：頭崙里埔尾的女乩童王謝訓（專跳大夫夫人媽，現年七十四歲，陪祀有四夫人媽〔鄭姓〕）、目前遷

居鹿港頂番婆的周桃（跳大夫人媽、三夫人媽，現年六十一歲，爲王阿箸之媳）、和鹿港新宮口景安宮的男乩童林朝煌（吳大夫人媽爲主、陪祀三夫人媽，現年六十一歲）。景安宮等其他吳大夫人媽的私壇，皆以四月二十一日作爲神誕日。

(七) 五方夫人媽、五夫人

以五位夫人爲一組相關祭祀神的夫人媽信仰，除了上述的吳夫人媽外，另有兩類：1. 南天五方夫人；2. 五夫人。這兩組分佈在鹿港鎮不同村里的五位夫人媽，究竟是否爲同一組夫人媽的不同尊稱，或是與前述的吳夫人媽（五位陽世親姊妹、或七位陰間的結拜姊妹）之間，有無關連？目前尙無法得知。此二類夫人媽的信仰如下：

1. 南天五方夫人

這是分佈於廖厝里西廖一帶的夫人媽，目前神明供奉於當地的公廟聖興宮，該夫人媽出現於日據大正三年（一九一五）左右，當初是許周於宅中供奉主神池府王爺，且許周在跳童時，夫人媽主動出現，告知信衆其乃「南天五方夫人」要來當地救世，並未告知個別字姓，信衆多以「五方夫人媽」稱之。其後長期以燈座代表神明而供奉於許周（已故）宅中，後由其子許海（已故）負責，到民國六十五年（一九七六）前後，才改裝金身接受供奉。直到民國七十六年（一九八七）才由許海之弟許地召集募款，正式興建公廟「聖興宮」。廟中供有主神池府千歲（五府王爺）、另有陪祀神南天五方夫人、李夫人媽、吳夫人媽等，每年農曆的正月十五日，爲該庄五方夫人媽之神誕日。

據許海之妻告知，池府王爺和五方夫人媽非常靈顯，據說清末日本兵反亂時，曾有人看到王爺穿戰甲擋掉砲彈；其孀孀嫁到許家後，因正屬日據空襲時期，有一回嚇得躲到神桌下，慌亂中抬頭看到五方夫人媽身穿戰甲，與亦穿戰甲的衆神明，率許多兵將，共同將炸彈擋開，庇佑信衆。也因爲有此類神蹟，所以當地對其信奉的王爺與夫人媽皆非常崇敬。

2. 五夫人媽

「五夫人媽」（共五尊）的信仰，分佈於鹿港詔安里施厝寮一帶，信衆多以「夫人媽」稱之，該庄向來未建公廟，皆以爐主制供奉，主神爲朱王爺（五府千歲），陪祀有五夫人。據施卡（四十九歲）言，當初五夫人媽是在清朝太祖（已忘其名）在世時附乩出現的，再傳給祖父施士（已故，現今約已百多歲），後又傳給父親施瑞甲（已歿二十多年，現今約八十歲），並任乩童。夫人媽出現時皆以類似北京話的方式辦事，其父才聽得懂，現因沒人會聽這種北京話，所以較少降乩。五尊夫人媽有四尊被安置於爐主家中二樓左側一小型玻璃龕內，其中一位手持「五府千歲大令」，另一尊夫人媽則被供於主要的神桌上，該地的夫人媽一直安置於爐主家中，沒有讓信衆另外迎回家暫時供奉之事。五夫人媽的神誕日主要爲農曆七月，但無固定日期，皆另擇吉日再舉行。

(八) 七星夫人、北斗夫人、七宮夫人

以七位夫人爲一組相關神明群的夫人媽，可區分爲兩類：一是衆人知曉的七娘媽，七星夫人或七仙女之類的，二是只知爲七位異姓夫人，是否與七娘媽有關連則不得而知。在

此先就與七娘媽有關的夫人媽敘述之：

1. 北斗七星夫人（七娘媽）

陪祀七娘媽為夫人媽的廟宇有：洋厝里魚寮天和宮的「七星夫人」（廟中主神之一為女媧娘娘，被信眾稱為娘媽，另有附祀昭夫人）、海埔里慶安宮的「北斗夫人」（主祀神大宋太后娘娘）、街尾里護安宮的「七夫人媽」（廟中另有吳夫人媽）。不論各廟宇習慣以何種稱謂來稱呼這群護佑婦女生育與孩子的守護神，但皆屬北斗七星夫人的信仰崇拜。若以護安宮為例，該廟清代時已先供奉吳王爺夫人吳夫人媽，後再供奉「七夫人媽」以協助吳夫人媽庇佑婦幼等，據廟方的一九九六年元宵節的文宣品記載：「護安宮七夫人媽：原供奉於天庭南斗宮，乾隆年間，奉旨蒞宮，除祝賀吳王爺神誕千秋外，並協助吳夫人媽勸善濟世。七夫人媽分屬蘇、堯、冀、伍、桃、欽、李七姓，又稱七娘媽，一般皆尊奉為『兒童的保護神』（註二）。」

一九九六年廟方為配合民俗活動之推廣，而鼓勵善男信女於元宵節前來廟宇所設置之臨時祭壇敬拜與鑽燈腳，可向七夫人媽擲筊請示日後生男育女之運途，若求得可生男者，廟方會為該信眾以紅燭點著再捻熄，與一只藍色或黃色的紙燈籠，交由信眾帶回家於廳堂上再點上，敬告祖先此喜訊。若是獲得可生女之啓示者，廟方則直接將未燃過的紅燭一支，與一只紅色紙燈籠，交給信眾帶回廳堂再點上燈籠。

2. 七宮夫人

陪祀「七宮夫人」的是大有里的威靈廟，該廟俗稱為大將爺廟，主祀神大將爺傳說是明代大將軍劉綎。所供奉的七宮夫人僅有一尊，據該廟總幹事黃忠勇認為可能是民間傳說

中的七仙女。究竟七宮夫人何時被恭迎至此廟的，他也不清楚，但由大正年間便已有木雕神像夫人媽之供奉，故其歷史應可追溯至清代。

在日據《寺廟臺帳》中記載著，該廟除了主祀神外，另有陪祀吳王爺、夫人媽等，但並未註明是什麼夫人媽；該書並補充鹿港鎮公所的资料指出昭和九年鹿港市區改正時，該廟被迫拆建，而將神祇暫時合祀於菜園里的順府王爺廟即順義宮內（註三），直到光復後大將爺廟重建完成後才迎回。在《寺廟臺帳》有關順義宮之記錄內，並未註明是否原有供奉別的夫人媽，但目前順義宮亦有順府夫人媽的供奉，其信眾則不清楚該廟何時有夫人媽的信仰，例祭日也不詳？未知順義宮夫人媽之信仰由來，與日據昭和九年時寄祀的威靈廟之夫人媽是否有關連？

(九) 七夫人（共七位）

供奉「七夫人」的廟壇是位於詔安里吳厝庄的賜福宮，屬於人家厝神壇的方式，未建公廟，主神為文武尊王（許遠——文安尊王、張巡——武安尊王），供奉有三百七十多年的歷史，陪祀有七夫人，所謂的七夫人依其排序大小分別為：黃夫人、青夫人、義夫人、白夫人、紅夫人、綠夫人、七夫人等七位夫人媽。據吳魏桂花言，夫人媽是在日據時期主動來附祀，後來才為其裝金身。夫人媽主要是牽姻緣和照顧幼童這方面的，若屬求子的話較難，得舉行栽花換斗的儀式才行。每年農曆的四月十日為夫人媽的神誕日，信徒多會來敬拜。

(十) 諸姓王爺夫人之夫人媽

在鹿港衆多的夫人媽中，屬於諸姓王爺夫人的夫人媽佔了相當多的比例，若以目前所知供奉有夫人媽的鹿港廟壇總數四十七間而言，其中供奉於王爺廟且屬於王爺夫人者，就高居二十三間，約佔總數的四八·九%，而且其中又有八間王爺廟供奉兩組不同的夫人媽。由於類別繁多，無法一一詳載，僅重點敘述如下：

1. 蘇府康夫人媽

新宮里婆仔寮（或泊仔寮）洽義堂的蘇府康夫人，是王爺夫人的夫人媽，據蔡長港言曾聽聞老輩傳說，有一年婆仔寮蘇府王爺壇中的神差獲得指示：新近壇中添了一位康夫人，請信衆備禮恭迎。不久後，也有一位康先生來到鹿港，四處向人打聽鹿港最近是否有人家剛舉辦過冥婚，因為他的愛女逝世前，曾透露將要嫁給鹿港蘇姓人士，彌留時還說門前鑼鼓喧天花轎已來迎接。半信半疑的康父只好於愛女仙逝後，前來鹿港探問，直到問到新宮口和婆仔寮一帶，才有人提起新近蘇府王爺壇內多了一位康夫人，這才知道原來康先生的愛女已成為蘇府王爺的夫人了。此事發生大約是清末的事，據說後來老一輩的人，爲了瞭解廟中神祇的歷史，曾到臨近村莊去探詢康夫人的生家資料，但因年代久遠已無法查證。

蘇府康夫人媽對信衆家中婦女與小孩會特別照顧，所以每逢康夫人媽神誕期（二月二十七日）信衆多會帶較難養育的小孩來填寫夫人媽的契子書，以及許願乞龜還龜等事。廟方仍保留以紅布書寫契子書的習慣，填好後多保留在廟方，

目前還保留著日據大正九年二月二十七日所填寫給蘇府康夫人媽做契子的契書。

2. 薛府夫人媽

營盤地永安宮（主神薛府王爺），由於此廟歷史悠久，所以目前的信衆並不清楚廟中薛府王爺夫人的由來，但由老輩流傳下來薛夫人媽共有三個日子（正月十八、四月二十四、八月二十四），所以他們推測應有三位薛夫人媽。然據《寺廟臺帳》記載，該廟奉有「薛王爺夫人」和「代巡夫人」，生日只記錄前二期看來（註三），可能在後來又增添一位夫人媽。由於該廟主要是以薛王爺或清初因殉職的曾大老之神誕例祭（十月十四、三月十三）爲主要活動，所以夫人媽的信仰活動，不如鳳朝宮盛大。

3. 溫府大二三夫人媽

街尾文德宮，以溫府大、二、三王爺的信仰爲主，廟中的夫人媽信仰主要是以溫府大、二、三王爺夫人爲主，另寄祀有張順白三位夫人。信衆來填寫契子書時，主要是以溫府王爺和溫府夫人同爲義父義母的方式，祈求二位共同庇佑平安，除了未滿十六歲者來填寫契子書外，也有早已成年因個人的因緣而獲得溫府王爺或夫人的同意，來填寫契子書的。平時，若有信衆家中子女欠安者，也多會前來向文德宮迎請溫府三位王爺夫人（或稱溫夫人媽）的神像至家中守護，所以遲至光復初才被奉迎至文德宮的張順白三位夫人的信仰，在此廟中反而不如溫夫人媽來的興盛。

因溫夫人媽的神誕日爲六月十六，而張順白三位夫人媽的生日則取六月十七，所以是一起慶祝的。在《寺廟臺帳》中也記錄著：廟中有供布像的「夫人媽」，生日爲六月十

六，夫人媽會安胎賜兒，非常顯應（註二四）。故溫府夫人媽的信仰在街尾一帶發展，是比該廟的張順白三位夫人媽更盛。

4. 廣澤尊王夫人

陪祀廣澤尊王夫人作為夫人媽的廟宇有兩座：一是位於龍山里德興街的鳳山寺，一是位於大有里車圍一帶的聖神廟。這兩間廟宇分別興建於清代一八二四年、一八七〇年，《寺廟臺帳》的記錄中曾提及鳳山寺有木像的廣澤尊王夫人，卻未提到聖神廟是否有供奉尊王夫人之記錄（註二五）。

由於廣澤尊王一般或俗稱為聖王公、郭聖王，故其夫人或被稱為聖王公夫人、或郭聖王夫人。據鳳山寺的爐主黃銘銓所提供的文獻，傳說廣澤尊王夫人之法名為「妙應仙妃」，而聖王姓郭名乾，為郭子儀的第五代後裔，唐朝人，原屬北斗星君下凡降世。其妻北宋人，為尤溪縣陳司法司之女陳依娘（聖娘），聖娘年方二十歲時已被訂聘，某回卻見禮盒在水面打轉，打開後見有一只玉鐲，好奇戴上後卻拔不下來，此時方知是神祇「郭聖王」所下的聘禮；雖然，聖娘之父堅決反對並堅持安排原已許配給人間的婚禮，但傳說聖娘卻在迎親當天，被一陣奇異的狂風吹至對山「郭王祠」並坐化仙逝，從此成為廣澤尊王的夫人。像本文所提及的「與神祇結婚」（神婚）的例子，在鹿港的夫人媽的傳說中也出現數則，李豐楙從事魏晉隋唐的神女與神婚之研究中，也指出中國歷來早有類似許多神婚的道教信仰傳說（註二六）。

由於郭聖王夫人在大陸古老的傳說中，被視為天上的「送子娘娘」下凡而來，而廣澤尊王也被視為天上的「北斗七星」下凡，因此聖娘與郭聖王在民間的信仰中是非常匹配的

。也因此，鹿港鳳山寺的信眾多會將較難養育的小孩，帶來給夫人媽做契子女，每年正月二十三日的夫人媽生日時，也會特備鮮花果品來拜拜，到了孩子十六歲長大成人了，再來特別感謝夫人媽的庇佑。

5. 千歲夫人吳夫人媽

供奉的吳夫人媽屬於王爺夫人者有兩類，一是吳府千歲之夫人，即位於街尾里的護安宮；一是黃府王爺之夫人，即位於洛津里的南泉宮。其信仰情形概述如下：

(1) 吳府千歲夫人

吳夫人媽屬於吳府千歲夫人者，是位於鹿港街尾里的護安宮，主祀神即為吳府千歲（亦可稱吳府王爺），根據該廟之副主任委員告知：吳府千歲原為唐代名醫，原本出身為平民，有一回太后生重病，而宮中太醫卻束手無策，吳名醫經人推薦被聘入宮中以紅絲線繫腕為太后把脈，因其醫術高明，醫好太后之病，太后非常欣喜而收其為義子，並冊封為王爺，所以才有吳府千歲的由來，而吳夫人媽即為千歲生前的配偶，死後成神共享信眾之香火祭祀與感恩。

據該廟一九九五年之文宣記載，清康熙五十一年（一七一二）泉州先民渡臺時，恭請當地吳府千歲開基寶像，隨行護佑航海平安，而乾隆丁未年（一七八七）以竹管草創。吳府千歲開基後，雍正初年即降乩指示，尚有吳夫人媽未隨行渡臺。故敬雕乙尊造型雍容端莊的夫人媽金身，並搬請神靈永駐，護佑萬千婦幼之平安，慈暉廣被（註二七）。

(2) 黃府王爺夫人吳夫人媽

位於鹿港洛津里的南泉宮，主祀神為「普庵祖師」，廟中自清代便已供奉有黃府王爺夫人吳夫人媽，據黃友諒（七

十歲)告知,當初吳夫人媽的神像是由其曾祖父(黃展之父)恭迎自福建泉州的,但祖廟何處他則不清楚,祖籍則為福建泉州金甌。施金葉(六十五歲)則曾聽聞施力(已歿,現約一百多歲)談過:傳說吳夫人媽以前是在河邊洗衣服,有一只手環漂來套在她手中,卻怎麼也拔不掉,才知是黃府王爺來定親的信物,後來便成了黃府王爺的夫人了。

該廟之吳夫人媽主要是庇佑婦女病症或生產平安、子女好養育之類的,所以該地婦女常在孩子生病較難帶時,將子女送給吳夫人媽當契子女,祈求夫人媽庇佑子女日後能平安順利長大成。

6. 其他王爺廟中的夫人媽

鹿港當地的夫人媽信仰,除了上述的夫人媽外,還有許多王爺廟中供有夫人媽。例如:(1)配祀李府夫人媽者有景福里的護福宮、大有里的泰安宮、大有里的潤澤宮(含十三王

表一：鹿港夫人媽信仰的廟壇與分佈範圍*

廟壇名稱	主祀神	附祀夫人媽	祀夫人媽的緣起	建廟年代或創建年代	夫人媽例祭日(農曆)	廟壇屬域	境內主要氏族
鳳朝宮(原二王祠)	張、順、白三位夫人媽◎		兩百多年◎	一八五二★ 嘉慶年間◎	七月一六日、八月一八日、六月一七日	後寮仔(玉順里)	潯海派施姓
東興宮	李府王爺	張、順、白三位夫人	一百多年◎	一九六八★ 一百八十年前◎	六月一日	東石(東石里)	東石黃姓、日湖派郭姓
文德宮	溫府大、二、三王爺	溫府夫人媽◎、大二三夫人媽、張、順、白三位夫人	清代◎ 光復初	一七三〇★ 雍正年間◎	六月一六日◎ 六月一七日	頂街尾(街尾里)	錢江施姓大房多▲、雜姓

爺夫人)、街尾里的順天宮等;供奉李府周夫人者為長興里的鎮安宮(另有白夫人,或稱白仙姑)。(2)配祀蘇府金石柳三位王爺夫人的玉順里北頭奉天宮。(3)可能配祀蘇府二王爺石夫人媽的崎雅脚洛津里永順堂(註二八)。(4)配祀蘇府三王爺夫人的景福里景安宮(含丁朱李三位夫人媽)。(5)陪祀池府王爺夫人的埔崙里乾清宮。(6)陪祀金王爺夫人徐氏夫人媽的菜園里紫極殿。(7)陪祀武安尊王夫人(張巡之愛妾)者,為泰興里賜福宮(註二九)。(8)陪祀洪氏夫人媽的大有里玉渠宮。(9)陪祀朱府李夫人和立夫人的龍山里安南宮,現因廟址拆毀為馬路,合祀於興化里的武澤宮內。(10)陪祀蕭府王爺夫人的海埔里蕭府王爺廟。(11)陪祀順府夫人媽的菜園里順義宮。(12)陪祀韋府夫人媽的泰興里復興宮。(13)陪祀三夫人的順興里三山國王廟。(14)陪祀昭夫人的洋厝里天和宮。(15)陪祀不知名夫人媽的有頂厝里福邢宮(邢府王爺)。

— 鹿港夫人媽信仰的類型與分佈範圍 —

元帥宮	都天元帥	張、順、白三位夫人	清嘉慶年間	一九八四	七月一六日、八月一八日、六月一七日	顏厝 (海埔里)	許姓、王姓
朝天慈聖宮	蘇府大、二、三王爺	張、順、白三位夫人	光復後	一九八七	七月一六日、八月一八日、六月一七日	北頭新城 (東石里)	東石黃姓、潯海施姓
忠義廟	關聖帝君	張夫人媽	清代	一八二三★ 道光三年一月◎	六月一日	郭厝 (郭厝里)	日湖郭姓
集英宮	上帝公、李府王爺	清蓮堂白夫人媽	清代	一八六二★	十一月二八日	泉州街 (新宮里)	鋪錦派黃姓、林姓
臨水宮	陳靖姑	陳、林、李三位夫人◎	清代◎	一七二五★ 兩百八十年前◎	六月一日	宮後 (順興里)	潯海派施姓
黃府王爺館◎ (樂天宮)	黃府王爺◎ 馬盟尊王	順天夫人、辛天夫人、朱天夫人(陳林李三奶夫人)、二夫人(蚶江)	清代 清代(較早來)	一百八十年前◎	一月一五日、九月九日、八月一五日	新興(學仔) (廖厝里)	洪姓、許姓
三宮三夫人	陳、林、李三宮夫人		一九七六	私人壇(王秀靴、女)	八月九日	埔尾 (頭崙里)	王姓、陳姓
樂安宮	梁媽(夫人媽、三夫人)		清代(二七二〇)	一九九四(梁媽應原奉於楊再傳宅)	六月一四日	楊厝庄 (廖厝里)	楊姓、王姓、李姓
鳳凰宮	木三夫人	花、柳大二夫人	一百二、三十年	一九九五	六月一七日、八月一八日、七月一六日	頭前厝(福興鄉橋頭村)	石龜許姓
鳳凰壇	花大夫人	柳、木二三夫人	一百多年☆	私人壇	八月一八日、五月一七日	埔脚 (埔崙里)	許姓、王姓
吳三夫人	吳三夫人媽	五夫人媽(薛姓)	一九二三	私人壇(莊發、女、歿)	八月九日、三月二七日(沒作)	頭崙埔 (頭崙里)	陳姓、劉姓
吳大、三夫人	吳大、三夫人媽		一九三五	私人壇(王阿箸、歿)	四月二一日、八月九日	埔尾、鎮平 (頭崙里)	王姓、陳姓

景安宮	蘇府三王爺、吳大夫人媽	吳三夫人媽	一九五四	私人壇（林朝煌、男）	四月二一日、八月九日	新宮口（新宮里）	錢江派施姓二房▲
吳大夫人	吳大夫人媽	四夫人媽（鄭姓）	一九七一	私人壇（王謝訓、女）	四月二一日	埔尾（頭崙里）	王姓、陳姓
鎮安堂	吳大、五夫人媽	吳三夫人媽	一九七二	私人壇（王周桃、女）	四月二一日	頂番婆（頂番里）	昔多潘姓、現雜姓
聖興宮	池府王爺	南天五方夫人媽（五尊）、李夫人媽、吳夫人媽	日據初（奉有八三年）	一九八七	一月一五日	西廖（廖厝里）	陳姓居多（雜姓）
五夫人（爐主制）	朱府王爺	五夫人媽（五尊）	清代（上百年）	未建公廟	七月再擇吉日	施厝寮（詔安里）	潯海施姓
威靈廟	大將爺（劉綬）	夫人媽◎ 七宮夫人（七仙女）	清代◎	一八一五★ 嘉慶二〇年◎	六月一日	頂菜園（大有里）	紫雲黃姓
慶安宮	大宋太后娘娘劉氏（棉就媽）	北斗夫人	清代	二百多年（十多年前遷廟）	八月一四日	海埔厝（海埔里）	劉姓、潯海施姓
天和宮	道士帝君、女媧娘娘（娘媽）	七星夫人、昭夫人	清代（二、三百年前）	一九九六年一月	七月七日、六月三日	魚寮（洋厝里）	郭姓
賜福宮（吳厝庄）	文安尊王（許遠）、武安尊王（張巡）	七夫人媽（黃夫人、青夫人、義夫人、白夫人、紅夫人、綠夫人、七夫人）	日據	人家厝（恭奉三百七十多年）◎	四月一〇日	吳厝庄（詔安里）	吳姓
奉天宮	蘇府大二三王爺	金石柳三位王爺夫人◎	清代	一九六八★ 嘉慶一九年（二八一四）◎	八月一、一〇月一八日、六月二〇日	北頭（玉順里）	潯海派施姓
洽義堂	蘇府王爺	蘇府康夫人	清代（百多年前）	一九六八★	二月二七日	泊仔寮（新宮里）	潯海派施姓▲
景靈宮（原東土地廟）	蘇府三王爺（合祀丁府王爺）	蘇府三王爺夫人媽◎、李夫人媽、朱李三位夫人媽	清代◎	一七二五★ 兩百八十年前◎	一月一五日、六月一五日、八月八日	牛墟頭（景福里）	石龜許姓▲

— 鹿港夫人媽信仰的類型與分佈範圍 —

乾清宮	順天府	潤澤宮	泰安宮	護福宮	鎮安宮	南泉宮	護安宮	聖神廟	鳳山寺	永安宮	永順堂
上帝公	五府王爺 (李池吳朱范)	李王爺 (李殿王)、十三王爺	李府王爺	李府王爺	李府王爺	普庵祖師	吳府千歲	廣澤尊王	廣澤尊王	薛府王爺	蘇府王爺
池府王爺夫人	李王爺夫人	李殿王爺夫人、十三王爺夫人	三位李府王爺夫人	李府夫人媽	李府周夫人、白夫人 (白仙姑)	黃府吳夫人媽	吳王爺夫人 (吳夫人媽)、吳夫人媽 (吳夫人媽)、七夫人媽 (七夫人媽)、七娘媽 (七娘媽)	郭聖王夫人、夫人媽	廣澤尊王夫人 (妙應仙妃陳依娘)	薛王爺夫人媽、大巡夫人	王爺夫人 (石夫人媽) ◆
清代 (一百多年前)	至少日據	至少日據	至少日據	至少日據	清代、一九四四	清代 (約一百五十年前)	清雍正年間、清乾隆年間	清代、至少日據	清代	清代	至少日據 (大正十年 (一九二一))
一九四九	一九八〇☆	一七三〇★ 雍正年間	一九六一★	一九五〇★	一七四五★ 二百六十年前	一七二二☆ 一八五〇★ 二百六十年前	一七八七★ 約一百二十年前	一八七〇★ 同治九年	一八二四★ 兩百八十年前	一七六五★ 兩百八十年前	一九七四落成祈安
一月二六日	一〇月二三日	無生日、六月一五日	九月八日	一月二五日	一月二五日、無	一月二五日	六月一五日、四月八日	現無祭日	一月二三日	一月二八日、四月二四日、八月二四日	一〇月一〇日
崙仔頂 (埔崙里)	下街尾竹園巷 (街尾里)	市場和暗街仔頭 (大有里)	低厝仔 (大有里)	公館後 (景福里)	洽興街 (板店街) (長興里)	埔頭 (洛津里)	下街尾 (街尾里)	車圍 (大有里)	德興街 (龍山里)	營盤地 (新宮里)	崎雅脚 (洛津里)
石龜許姓	多錢江施姓大房▲、雜姓	錢江派施姓二房▲	錢江派施姓二房▲	石龜許姓▲	雜姓▲	錢江施姓二房▲	多錢江施姓大房▲、雜姓	錢江派施姓大房▲	劉姓、呂姓▲	潯海施姓、吳姓	陳姓

紫極殿	上帝公	金王爺夫人徐氏	清代	一八八六★ 光緒一三年◎	六月一六日	厦菜園(菜園里)	梁谷派黃姓▲
玉渠宮	田都元帥	洪氏夫人媽	清代或日據	一七六五★ 乾隆年間◎	一月二〇日	車埕(大有里)	錢江派施姓大房▲
安南宮(廟廢, 神像改奉武澤宮)	吳府王爺(武澤宮主神許府王爺)	朱府李夫人、立夫人	至少日據	一九二五★ 一九五〇☆	一二月一日、六月三日	米市街(曾在龍山里)、興化里	錢江派施姓大房▲
復興宮	韋府王爺	韋府王爺夫人◎	清代	一九八一☆ 二百一十年前◎	一〇月二一日	石廈街(泰興里)	錢江派施姓大房▲
賜福宮(安平鎮)	文安尊王(許遠、武安尊王、張巡)	文安尊王夫人◎ 有誤、應為武安尊王夫人(張夫人)	清代	一八二〇★ 一百八十年前◎	六月一二日	安平鎮(泰興里)	石龜許姓
福邢宮	邢府王爺	夫人媽	可能清代	一九九五(恭奉兩百多年)	祭日不詳	港後(頂厝里)	石龜許姓
三山國王廟	三山國王(巾山、明山、獨山)	三山國王夫人三位◎(三夫人)	兩百多年前	一七三七★ 乾隆二年◎	昔三月一六日◎ 、現無祭日	順興里	雜姓
順義宮	順府王爺	順府夫人媽	至少日據	一八五〇★ 道光年間◎	祭日不詳	頂菜園(菜園里)	紫雲派黃姓▲
蕭府王爺廟◎	蕭府王爺	蕭府王爺夫人◎	清代◎	二百三十年前◎	?	海埔厝(海埔里)	潯海派施姓

*：此表係綜合下列參考文獻，以及田野採訪，共同修製而成，茲將表中其他的參考文獻與其相關代碼，條列如下：

◎：臺灣總督府，《寺廟臺帳》(臺灣總督府，一九一六年)。

★：施振民和許嘉明撰，漢寶德主編：《鹿港古風貌之研究》(彰化：鹿港文物維護地方發展促進委員會，一九七八年)，頁二一—二三。

☆：卓神保，〈鹿港寺廟大全〉(彰化：鹿港文教基金會，一九八四年)。

▲：林會承，〈清末鹿港街鎮結構〉(臺北：境與象出版社，一九八五年)。

◆：民國八十六年二月四日又增補崎雅脚永順堂石夫人媽之崇奉資料。

鹿港廟壇中經田野調查確定沒有夫人媽的廟宇大致有下
列幾間廟壇，例如：順興里宮後角頭廟富美宮(蕭府王爺)、
福靈宮王恩公(有王母娘娘)、樹德堂(伽藍尊神)、而
城隍廟有城隍夫人，但她在當地人概念中不算夫人媽。另
外無夫人媽的有街尾里文武廟、官林宮(朱府千歲)；龍山
媽的供奉。

里金門館(蘇府王爺)、德興街小本宮(白蓮七省按君)；
郭厝里保安宮(廣澤尊王)；洛津里南靖宮(關聖帝君)、
真如殿(前港上帝公)；廖厝里東廖慈靈宮(西秦老郎)；
鹿港鎮和福興鄉內的十二庄公廟拱辰宮(上帝公)亦無夫人
媽的供奉。

三、解釋與分析

由上述鹿港鎮內所分佈的四十七座廟壇之夫人媽信仰看來，不難發現該地的民間信仰非常普遍與發達，在男神崇拜中除了著名的玄天上帝（上帝公）、關聖帝君、城隍爺、福德正神外，主要是盛行諸姓王爺的信仰；至於女神崇拜方面，除了著名而普遍的觀音媽、媽祖、註生娘娘、七娘媽之信仰外，還有一群為數眾多的「夫人媽」之女神信仰。

有關鹿港各角頭夫人媽的信仰特色與其分佈現象，本文中將針對下列五個方向作較基本的分析與探討：（一）夫人媽稱謂的由來，（二）鹿港夫人媽的特質，（三）鹿港夫人媽的信仰緣起，（四）鹿港夫人媽信仰的分佈範圍，（五）鹿港夫人媽的宗教職能。

（一）夫人媽稱謂的由來

由於鹿港的民間信仰習俗中，使用「夫人媽」來稱說這類婦幼守護神，非常普遍且長久（可遠溯至清代），為何在鹿港或其他地區會習慣以「夫人媽」來稱呼呢？在中國傳統社會中，「夫人」和「媽」之詞語，向來是使用於女性角色上，「夫人」一詞的使用原見於周朝和隋朝在指稱公侯之妻時，到了唐代官方則改制：將「一品及國公母妻等封為國夫人。三品以上母妻，為郡夫人。四品母妻為郡君。五品若勳官三品有封，母妻為縣君，散官並同職事，勳官四品有封，母妻為鄉君……凡婦人，不因夫及子而別加邑號，夫人云某品夫人，郡君為某品郡君……」（註三〇）故「夫人」一詞唐代以後多用於稱謂三品官職以上之母親和妻子，這亦包括死後所追贈的封號，而可被勅封夫人封號的，除了三品官職

以上之母妻外，亦可包括對鄉里和國家有特殊貢獻的婦女，如明代女仙晉江人蘇六娘歿後靈顯有功於守護泉州城，而被勅封為「護國衛生夫人」，諡「貞烈」（註三一）。

至於「某某媽」一詞，則為古代民間通稱已故且有子嗣的婦女或享有廟祠祭拜的女神而言，如唐代女仙晉江人萬氏，因生能療病歿能為國捍患抵禦黃巢之亂，並被守臣請封為「護國英烈萬氏仙妃」，至明代時遷廟址於蔡巷，俗呼為「萬氏媽」（註三二）。我們由鹿港各角頭所崇奉的這些女神大都被尊稱為「某某夫人」，少數被尊稱為「某某媽」，或是以「某某夫人媽」、或通常的稱法則是省略身份辨識別的簡稱「夫人媽」一詞，可知鹿港和其他地方的民間信仰中最慣常以「夫人媽」來稱呼所崇奉的婦幼守護女神這點，是同時結合官方和民間對這類有特殊貢獻的女神之總稱。

（二）鹿港夫人媽的特質

由上述鹿港各角頭所崇奉的眾多女神夫人媽之信仰資料看來，有許多不同姓氏背景與其相關的神明叢，為了能較清楚掌握這些夫人媽的主要特質，將逐項敘述之。

1. 皆為女神

在鹿港當地的民間信仰習俗中，所謂的「夫人媽」，皆為女性神祇。儘管該地所供奉的夫人媽有其不同的姓氏或身份由來，但各角頭的信眾，在日常生活中，大都習慣以「夫人媽」一詞通稱其所信奉的這類女神，有的則習慣以「某某夫人媽」或「某某夫人」或「某某媽」來稱呼。

2. 多數為已婚的女神

鹿港至少有四十七間夫人媽的廟壇，除了十二間廟壇所

供奉的夫人媽不清楚其婚姻狀況之背景資料外(佔二五·五%)；若以已知婚姻狀況之夫人媽而言，其中二十三間廟壇的夫人媽確定屬於王爺夫人(四八·九%)，另有十二間廟壇的夫人媽為已婚女神(二五·五%)，不清楚是否為王爺夫人)，所以不論生前已婚或死後才與王爺神婚配者約有三十間廟壇之夫人媽，故屬於已婚狀態的夫人媽約佔鹿港夫人媽廟壇總數的七四·五%，故可知大多數的夫人媽皆為已婚的女神。然而根據其婚姻狀況又可區分為三類：

(1)生前已與尚未成神的凡人結婚者：此類如鳳朝宮的張順白三位夫人媽，傳說生前可能為守城將軍之妻；而如臨水宮等所供奉的陳林李三奶夫人(或三宮三夫人)生前已婚，並有學習仙法濟世之傳說。

(2)生前未婚，彌留時嫁給王爺神者：此類的夫人媽有新宮里洽義堂的蘇府康夫人。另外一例是，南泉宮的黃府千歲夫人吳夫人媽，傳說生前被神明以水流之手鐲作為定親之盟而來。

(3)生前雖已與他人有婚約，但卻仙逝而嫁給王爺神為妻者：此類的夫人媽據傳說有郭聖王夫人妙應仙妃，且其被信眾認為原本就是天上的送子娘娘下凡投胎的。

3. 多數女神夫人媽附屬於男神為主祀神的廟壇內

由於鹿港眾多的夫人媽類型中，大都附祀於男神為主祀神之廟壇中(三十四間，七四·五%)，尤其是屬於諸姓王爺夫人者幾近半數(二十三間，四八·九%)，且在一般鹿港信眾的眼中，夫人媽屬於「查某神」，而王爺神皆屬「查甫神」，而信眾多會認王爺或王爺夫人為誼父或誼母的擬親現象看來，這亦彷彿中國家庭中子女與父親或母親的血緣關

係般。

(三)鹿港的夫人媽信仰緣起

鹿港各角頭夫人媽信仰的緣起為何？許多王爺廟中陪祀的諸姓夫人媽，因其流傳的年代非常久遠，遠者可上溯至兩百年前的清代，近者可追溯至日據空襲期間、直到光復後的鹿港，在各角頭間依然有夫人媽的主動示現。由於有些夫人媽信仰流傳悠久，且大多附屬於王爺廟中，並非該廟的主祀神，所以有些角頭廟夫人媽的歷史緣起，早已被信眾所淡忘。

若以可以確知信奉夫人媽之歷史緣起的，大致可區分為下列幾種類型：

1. 信眾特地由外地或鄰庄恭迎夫人媽蒞此

此類夫人媽是由信眾在經商、移民、行船、遠行、生病、祝禱應驗等心理需求，而主動奉迎夫人媽之聖像來鹿港供奉的。例如：南泉宮的黃府吳夫人媽便於一百五十多年前恭迎自福建泉州；景安宮的吳夫人媽則因祖先爭子嗣使家人生重病，經由外地乩童請示夫人媽祈求化解後，而由埔尾庄恭迎該神返家供奉而來；又如廖厝里楊厝庄樂安宮之鎮殿主神梁媽也是由該地先民遷臺時，隨船奉迎而來的。

2. 夫人媽雲遊經此降乩顯聖救世

這類夫人媽之降臨亦有如代天巡狩般的王爺，屬於奉玉旨四處雲遊或是奉旨前來為王爺神祝壽之「客仔佛」，再視該地信眾有無需要幫忙而透過乩童降乩顯聖救世，原屬於暫時駐留，待任務完成後便將離去，後因信眾懇留而成為常駐之神。供奉初期皆以紙糊燈座代表神祇，經一段時日後，則

被信眾改以紙紮或布製、或木刻神像長期供奉於廟壇中。

例如：鳳朝宮和東興宮等所供奉的「張順白三位夫人媽」，或是福興鄉橋頭村頭前厝的鳳凰宮和鹿港埔脚鳳凰壇之「花、柳、木三位夫人媽」，等，便是屬於雲遊經此看該地婦幼有劫難而主動顯聖的，因信眾感戴其恩德懇請駐留，才發展成廟壇之主祀神或陪祀神的。若以參與王爺神誕祝壽活動而被懇留下來的，則有護安宮的七夫人媽，並協助吳王爺夫人吳夫人媽共同護佑境內的婦女與幼兒之平安。

此外，日據時期才奉迎夫人媽者，多因清末改朝換代或日據末受美軍空襲之戰爭因素，導致局勢混亂，民衆死傷疾病之困境，故夫人媽主動附乩示現救世者，有杉行街鎮安宮之白夫人媽（白仙姑），廖厝里西廖聖興宮的南天五方夫人。

3. 主動投身於可協助濟世任務之乩童者

鹿港鎮內有些夫人媽的供奉緣起，則是屬夫人媽主動尋找適任之乩童，期望他們能夠協助其完成濟世任務。特別是日據出現並於頭崙里頭崙埔開基的吳三夫人媽，日後流傳於頭崙里埔尾、頂番里頂番婆鎮安堂、和新宮里景安宮等地之吳夫人媽（吳大夫人至五夫人）的信仰系統。多數是主動投身於四十多歲的女乩童，待其服務一、二十年後，又再主動尋找並訓練繼任者。此信仰仍停留於乩童家宅中之私壇性質，尚未發展成公衆性信仰的角頭廟。

4. 神柴漂來顯聖救世

此類夫人媽的由來，是屬於神柴隨海流漂到鹿港岸邊，經有緣的漁民撿拾後以異光顯聖而被信眾以該神柴雕刻神像供奉起來的，例如：新宮里集英宮中合祀的「清蓮堂白夫人

媽」，即屬此類緣起。這種因神柴漂著而產生祀神緣起的，一般較常見於靠近海岸或港口的地理區域。

5. 生前屬王爺配偶隨王爺神而來的

此類夫人媽信仰是緣於生前即為王爺的配偶，隨著王爺成神後而被信眾一同恭奉於廟中者。如：護安宮吳府千歲夫人吳夫人媽、賜福宮武安尊王夫人等等。賜福宮所崇奉的武安尊王是唐朝人張巡，如文前所述應是歷史上的忠臣與文安尊王許遠共同死守睢陽城，且張巡之妻妾與許遠的義僕因城內糧盡援絕，而犧牲性命，捨肉身餵將士以抗敵之英勇事蹟，名垂千古。

6. 王爺成神後新娶之妻

這類夫人媽的由來，源於已成神的王爺經信眾供奉一段時日後，再降乩指示要信眾準備迎娶王爺夫人而來的，而且所娶的王爺夫人還可能是陽世剛過世未成親之女子。如新宮里洽義堂的蘇府康夫人、埔崙里乾清宮之池府王爺夫人等，傳說便是依此管道而來的；若以鳳山寺之廣澤尊王夫人和南泉宮黃府吳夫人媽在大陸的供奉緣起而言，也是典型的王爺成神後再娶陽世人為妻之例，甚至廣澤尊王在神界娶妻後，亦可生下十三太保之子。這種傳說與信仰現象仿如人間男子達成家階段便可娶妻生子一般。

(四) 鹿港夫人媽的分佈範圍

鹿港鎮面積三九·四六二五平方公里的地域範圍，共有二十八個行政里別，其中就有二十三個里（佔七八·六%）有夫人媽的廟壇。鹿港鎮內夫人媽的廟壇至少共有四十七處，分佈區域如下：大有里五座*（註三）、新宮里四座*、

頭崙里四座、街尾里三座*、海埔里三座、廖厝里三座、東石里二座*、玉順里二座*、順興里二座*、埔崙里二座、景福里二座*、菜園里二座*、詔安里二座、泰興里二座*、洛津里兩座*、郭厝里一座*、長興里一座*、龍山里一座*、興化里一座*、頂番里一座、頂厝里一座、洋厝里一座。

若以廟壇所在地較接近昔日鹿港街的商業中心「街內」者，十五個里中除了中興里沒有夫人媽的廟壇外，其餘十四個里皆有夫人媽的廟壇，合計共三十座，約高居鹿港夫人媽廟壇總數的六三·八%，可知夫人媽的信仰比較集中於早期商業繁榮與人口眾多的街內一帶，並且遍佈街內各里。當然由於目前田野調查所知街內的夫人媽資料較易掌握，對於分佈在較偏遠的夫人媽之資料恐有所缺漏，日後鄉村地區的夫人媽廟壇數被獲知的可能性較高，如此分佈於街內的比例會較為降低，這是可以預知的。

各角頭夫人媽信仰的分佈與該地角頭廟林立的現象有非常密切的關連，為何在有限的地域範圍內卻廟宇林立？此現象則與鹿港早期發展史上，長期商業貿易港口的發展地位與商業組織八郊（尤其是泉廈郊商組織），更有助於境內泉籍為主之氏族與其他多元人口的活動，並得以與福建泉廈建立較頻繁的接觸，也因為商業競爭的性格與活動力，促使分佈於各角頭之大、小字姓形成地域化之宗族組織（註三四），各自迎請家鄉的房頭佛或鄉土守護神等蒞鹿（註三五），多數神祇早期可能只供奉在個人家宅或家族中，因神祇靈顯而逐漸發展成地方上的公眾祭祀神，或為卜爐主制、或興建公廟，並透過地域內血緣與地緣關係的長期運作，而形成彼此或是

聯盟、或是分化對立的關係，故導致鹿港廟宇林立且遍佈各種夫人媽的現象。

有些廟壇之主控權原掌握在地域化的大氏族手中，後經鹿港政經發展的變遷，面臨現代化工商社會的競爭下，成為較保守的鄉鎮特色，導致許多原住民逐漸遷往外地尋求發展，留給外地的雜姓住戶有機會逐漸遷入鹿港街鎮居住，因而部份角頭廟的祭祀權，也逐漸不受傳統氏族的影響。

(五) 鹿港夫人媽的宗教職能

鹿港各角頭所分佈的夫人媽信仰之宗教職能，以田野調查中所獲得的印象，大致如下：

1. 夫人媽特別是婦女和小孩的守護神

鹿港的眾多夫人媽在一般信眾眼中是屬於較會照顧婦女和小孩的守護神，尤其是有關生產和育子方面：例如祈求生男育女事，倘若婚後長久未孕者，女性可來夫人媽的廟壇前，擲筊請示獲得「換花」之指示者，或初一、十五、或定期常來為夫人媽神壇換花瓶中的鮮花，即可如願。或是祈取廟壇內之白花（表可生男）或紅花（表可生女）；或是元宵節時前來鑽燈腳、或祈取紙紮燈籠，藍黃色（表可生男）或紅色燈籠（表可生女）。

昔日倘若家中孩子受驚或婦女身體不適者，則可向夫人媽或註生娘娘、媽祖等神祇祈取信物（包括小繡花鞋、劍佩、雪衣、小手帕、頭飾等等），視信物之需要而於當天、翌日或翌年再趕緊補送新的信物來。有的則於平日前來向夫人媽祈取安胎符、平安符、或帶孩子的衣物來給夫人媽收驚等。大多數男女老少的信眾則會於夫人媽的神誕日，前來祝壽，填寫契子書、或謝契子書，讓孩子的衣服或額頭蓋上夫人

媽的神印，以示長久庇佑，並許願乞取喜龜、丁龜、平安龜、財氣龜等等。

由於鹿港人所謂的夫人媽皆為女性的神祇，他們也相信以夫人媽女性角色和經驗，較懂得照顧婦女和疼惜小孩，有如家庭中慈祥和藹的媽媽一般。有的夫人媽本身即屬廟中主祀神某某王爺夫人或千歲夫人，這種狀況下的王爺和夫人媽則被信眾視為仿如家中的慈祥父母般，一起照顧孩子們。

所以他們也習慣將幼小的孩子或常生病痛較難養育的小孩，在夫人媽或主祀神神誕日，帶到信奉的角頭廟或神壇填寫契子書，認夫人媽為「誼母」或認王爺為「誼父」、或是認王爺與王爺夫人共同為「誼父誼母」，希望由神明庇佑平安順利長至十六歲，再來謝掉契子書，以示脫離娘媽宮（婆姐宮）或神祇的特別照顧。有的信眾則雖知家人或孩子早已滿十六歲，然仍希望獲得夫人媽或其他神明的長久庇佑，所以即使到了十六歲，也不願將契書謝掉，甚至向廟中的神職人員表示要永遠為神明的契子孫。

對於為人父母者，要養育幼子至成人的漫長歲月裏，多少總會碰到孩子受到驚嚇，夜裡啼哭不停，或是生病身體欠安等事，傳統社會中許多婦女和家長可能求助於漢醫、或是民俗醫療中的先生媽、或是透過乩童請示神明等，有些父母則透過神明的指示與介紹，才知要將孩子送給有緣的神明作契子的。

由於中國文化特質以父系宗法制度為主，因而非常強調「不孝有三，無後為大」，若家族成員中有久婚未孕、未生男，意外絕嗣等問題時，往往被視為祖先庇蔭不足或當事者為善不足缺德等，而招受此因果業報。且古代「七出」制度

（即七個可以休妻的條件）之一，便是「無子，去」（註三六），或是面臨丈夫再續絃娶妻妾的命運，所以負有生育能力延續家族香火命脈之重責大任的已婚婦女，往往面臨生命內在嚴重的焦慮與不安，尤其是生育過程也可能難產，使婦女得面臨母子二者的生死關頭之威脅，壓力倍於常人。倘若有婦女方面的疾病與不適時，在傳統文化男女有別觀念的塑模與薰陶下，保守的婦女有時很難開口向他人尤其是男性來言明，更遑論是面對威武的王爺神了，所以同屬女性特質的夫人媽便較能滿足鹿港社會中傳統婦女的需求與慰藉。

2. 少數夫人媽擁有超出庇佑婦幼的其他靈力

雖然鹿港許多夫人媽的宗教職能普遍被定位於婦幼的守護神，尤其是諸多王爺廟中的王爺夫人之夫人媽，但仍有少數夫人媽擁有超出此項宗教職能之靈力，例如戰爭期間特別來救世的（杉行街鎮安宮白夫人）、或穿戰袍為信眾擋砲彈者（聖興宮南天五方夫人），或是特別來驅除邪祟治療流行性瘟疫者（鳳朝宮張順白三位夫人、鳳凰宮和鳳凰壇的花柳木三位夫人），或者可為信眾排解日常生活中所產生的諸多困擾（疾病、事業）與不幸事件（家庭、鄰里糾紛），這種現象特別是出現以夫人媽為該廟壇之主祀神，且同時有乩童可為夫人媽服務救世者。例如：頭崙埔的吳三夫人媽曾為信眾排解許多冤家陰魂或牲畜陰魂纏身困擾陽世冤家的事件；景安宮的吳大夫人媽曾為信眾排解陰間祖先爭奪後嗣香火、或是媳婦虐待婆婆導致婆婆離家出走病逝而怨魂索命之家庭悲劇、或是陽宅風水有問題（如存放骨骸），導致居家不順等；埔尾的三宮三夫人也曾處理死者歸主沒處理好，導致陰魂於夜間纏擾長子三、四年，迫使家人重視他的需求的案例

等等。

由於一般信眾在日常生活中難以明瞭事件產生的因緣，導致多年居家身體不適、事業不順、或是面臨嚴重的挫折和困擾因難以處理而尋短見等諸多問題，透過夫人媽乩童的協助，才明瞭不順或不幸的事件產生的原因，以及該如何處理和解決此困境的建議，並於事後彌補與處理，使得信眾的身體疾病或居家生活得以改善。

3. 王爺神比夫人媽較常降壇辦事

由於鹿港幾近半數的女神夫人媽（特別是眾多諸姓王爺夫人）主要是附屬於王爺廟壇的配祀神或寄祀神的地位，加上鹿港當地的信眾仍受到中國社會宗法制度的文化薰陶甚深，在對男神女神之宗教職能的認定上，亦反映著「男主外，女主內」、以及女子德行要遵從「三從四德」的保守角色認知（三從：在家從父、出嫁從夫、夫死從子；四德：婦德、婦容、婦言、婦行）（註三七），並以之來解釋與認知夫人媽和王爺神在個性與能力上的不同。

即女性屬性的夫人媽較溫柔細心，同樣也較懂得處理婦女疾病與生產、照顧幼小之家內事。由於目前鹿港的廟壇大多數是以王爺神為主祀神，所以當信眾藉由乩童問事辦案時，除了有關上述之婦女生產、育子、婦女疾病等問題外，大多數皆由諸姓王爺降壇辦事，夫人媽則較少出現，甚至次數也在逐漸減少中，有些廟壇的夫人媽之神誕日已逐漸被信徒所遺忘。

而男性屬性的王爺神則被視為如同人類男性一般，因為沒有生育經驗，較不會帶小孩，且個性較陽剛威猛，較會處理家事以外的問題，如事業發展、財運、處罰、拘提危害陽

間生人的陰魂或妖孽等事。然而，也有極少數夫人媽的信眾認為，就是因為陽剛的王爺神較缺乏耐心，看到陰間危害的陰魂或妖孽，就想以武力捉逮和處罰，沒有耐心瞭解對方纏擾陽世人之原因，有些難纏的人畜怨魂和冤魂，先經王爺神處理但未排解好，後來便是透過較有耐心瞭解的夫人媽，才為雙方排解糾紛的。

此種現象亦符合 P. Steven Sangren 所認為中國女神相較於男神而言，擁有較佳的包容性、調解性、和聯盟性，而男性的王爺神則擁有權威性、合法性、階層性等（註三八）。然而大體而言，鹿港原本自清代以來所流傳的各種夫人媽信仰，除了少數的夫人媽信仰仍可發揮其功能外，大多數的夫人媽信仰，自光復以來，因為西方醫療科技尤其是婦產科與小兒科方面的引進與盛行，可謂相當程度取代了夫人媽作為民俗宗教醫療功能，故多數夫人媽的信仰已逐漸被眾多陽剛的王爺神所取代，並日益衰微。

四、結 論

由上述分析可以獲知鹿港在臺灣早期開發史上曾是中部重要的政經地位，導致境內氏族與人口或經商或移民而頻繁往返於閩鹿，並因而帶進許多房頭佛或鄉土守護神，導致有限的地域空間內廟宇林立，為數最多的便是諸姓王爺廟，同時在地方的角頭廟中，也多有陪祀或主祀夫人媽的信仰分佈，目前可知至少有四十七座廟壇（含私壇）供奉著各種夫人媽。而且鹿港夫人媽的廟壇分佈亦符合鹿港廟壇多集中於熱鬧的鹿港街內之現象，街內供奉夫人媽的廟壇共三十間，約居夫人媽廟壇總數的六三·八%。

根據調查可知鹿港所供奉的夫人媽，皆為女神，多數為已婚女神（七四·五%），且其成神之傳說與由來中，少見如前述福建省惠安縣之夫人媽可包括男女信眾之前世或今生的配偶、親人之現象（註三九）。而鹿港夫人媽之信奉緣起有各種途徑，包括：

- (一) 信眾特地由外地或鄰庄恭迎夫人媽蒞此，
- (二) 夫人媽雲遊經此降乩顯聖救世，
- (三) 主動投身於可協助濟世任務之乩童者，
- (四) 神柴漂來顯聖救世，
- (五) 生前屬王爺配偶的隨王爺神而來的，
- (六) 王爺成神後新娶之妻等六種。

對於鹿港的信眾而言，若是祈子方面則大多會先向各廟宇的註生娘娘祈求，至於希望能夠平安懷孕、順利生產、到養育孩子長大成人者，則多會向夫人媽祈求，故鹿港夫人媽之宗教職能特色，最主要是滿足於信眾祈求對婦女生產和小孩養育的照顧與庇佑；此外，鹿港少數的夫人媽則擁有超乎庇佑婦女生產和順利養育子女長大之宗教職能，特別是該廟壇以夫人媽為主祀神且有專屬乩童服務者。故一般而言，鹿港的各類夫人媽的主要宗教職能，與中國傳統信仰中較著名的婦幼守護神，如職司護嬰的臨水夫人及三十六宮婆姐、或照顧幼兒至十六歲的七娘媽等女神，皆屬同一類功能的神明叢系統。

由鹿港夫人媽所擔負的主要宗教功能——照顧婦幼健康與庇佑生育方面，異於一般的男性王爺神之概念看來，基本上仍不脫中國父系宗法制度為主的文化薰陶下，對男女兩性所扮演的性別角色之認知與期許。亦如Vivienne Lo所指出

的文化特色，中國社會中傾向於〔女性／自然〕對等於〔男性／文化〕的二組概念的關連性與對照（註四〇）。

而P. Steven Sangren也曾指出許多東西西方社會文化中，由於女性自然的生理現象，如經期、經血和生育能力等，非男性所能擁有的生理現象，因而在男性主導的社會文化下，多強調女性具有污染的危險性，至於亦屬女性角色的女神信仰為何得以在這類的污染文化觀中，獲得信眾的崇拜，則歸因於女神被視為不同於一般的婦女，因為在神界的女神是純潔的（註四一）。

然而，即使是在中國傳統社會薰陶下的鹿港，女神夫人媽被信眾視為神聖的、純潔的，脫離了一般婦女有污染神聖祭壇的可能性來說，多數的夫人媽仍是依附在眾多男神為主祀神的廟壇內（共三十五間，七四·五%），明顯居附屬的地位；僅有十二間是供奉於女神為主祀神的廟壇內（二五·五%），其中只有四間的夫人媽得以獨立自主的形象，成為該地角頭廟壇的主祀神（八·五%），而有六間是私壇的主祀神（一二·八%）。故鹿港眾多的女神夫人媽相對於男神而言，在面對父系宗法制度為主的社會結構下，依然較傾向於附屬於男性神祇為主導的宗教地位。

由於傳統社會的婦女，在面對父系宗法制度為主與強調後代子嗣香火傳承的重大期許之壓力下，屬於傳統民俗醫療體系中的先生媽、乩童、或是神祇等，尤其是較溫柔慈祥與擅溝通的夫人媽，便更能幫助鹿港社會中一群倍受壓力的傳統婦女。然而，隨著現代化醫療體系的引進與發展，許多婦幼方面的疾病、或是生育方面的問題，多可利用現代化的醫療系統來解決，所以一些角頭廟中所供奉的夫人媽之宗教活

動已逐漸式微，甚至被年輕一輩的信眾所遺忘。雖然部份民俗醫療體系的活動已部份被現代醫療體系所取代，但仍有現代醫療系統所無法處理的疾病，在信眾經人介紹後，透過乩童或神明的庇佑而解決者，所以夫人媽信仰之民俗醫療體系並沒有完全被現代化醫療體系所取代，仍可彌補現代醫療之不足。

*本論文初稿〈鹿港夫人媽信仰的分佈初探〉曾宣讀於八十五年五月二十六日，由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主辦之「宗教與二十一世紀的臺灣」專題計畫成果展示會，會中承蒙李豐楙與魏捷茲兩位教授提出非常寶貴的修正意見，特此致謝。該論文經是年九月份第二次的修稿後，收錄於李豐楙、朱榮貴主編：《性別、神格與臺灣宗教論述》一書中（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一九九七年），頁二七—七四。此外，筆者又於八十五年十月五日，於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舉辦之「婦女與宗教：小型研討會系列二」再度宣讀另一篇夫人媽的研究報告〈鹿港夫人媽成神的傳說與類型〉，第二度修正稿將收錄於《思與言》一九九七年六月號。

然而筆者於民國八十六年二月四日再度蒞臨鹿港從事田野工作，並於鹿港街內發現昔日的夫人媽研究資料中，不慎遺漏了位於鹿港頂角崎雅腳的「蘇府王爺壇永順堂」之「王爺夫人媽（石夫人媽）」之資料，因此再度改寫第三次的修正稿，且鹿港街內、街外夫人媽廟壇的分佈比例也需重新計數，希望能將鹿港夫人媽的資料以更完整的面貌介紹給有興趣的讀者，也算是筆者對所有默默庇佑眾多婦幼和男女信眾的鹿港夫人媽的一種感謝吧！

【註釋】

註一：宋兆麟：《生育神與性巫術研究》（北京：文物出版社，一

九九〇年）。李豐楙：〈魏晉神女傳說與道教神女降真傳說〉，頁一四三—一八八；同書之〈西王母五女傳說的形成及其演變〉，《誤入與謫降：六朝隋唐道教文學論集》（臺北：臺灣學生書局，一九九六年），頁二一五—二四五。

註二：P. Steven Sangren, "Female Gender in Chinese Religious Symbols: Kuan Yin, Ma Tsu, and the 'Eternal Mother', 1983, In *Signs* 9(1):4-25.

註三：Steven Harrell, "Man, Women, and Ghosts in Taiwanese Folk Religion", In *Gender and Religion: On the Complexity of Symbols*. Caroline Walker Bynum, Steven Harrell & Paul Richman eds. (Boston: Beacon Press, 1986), pp. 97-115.

註四：李獻璋著，李孝本譯：〈媽祖傳說的原始型態〉，《臺灣風物》（一九六〇年）一〇：七一—一一，李獻璋也陸續發表許多有關媽祖傳說的論文，在此無法一一詳載。至於李豐楙則發表：〈媽祖與儒、釋、道三教〉，《歷史月刊》（一九九三年）六三：三四—四二；〈媽祖傳說的原始及其演變〉，民俗曲藝二五：一一九—一二二。

註五：林美蓉：〈與彰化媽祖有關的傳說、故事、諺語〉，《民族學研究所資料彙編》（一九九〇年）二：一〇七—一二二；以及近年陸續發表有關《彰化媽祖信仰圈內的曲館與武館》（臺中縣、彰化縣、南投縣等地區）（一九九三年）。黃美英：《臺灣媽祖的香火與儀式》，（臺北：自立文化出版社，一九九四年）；〈香火與女人：媽祖信仰與儀式的性別意涵〉，發表於《寺廟與民間信仰研討會》會議論文（文建會、漢學研究中心，一九九四年）；以及近作《宗教與性別文化——臺灣女神信仰初探》，收錄於李豐楙、朱榮貴主編：《儀式、廟會與社區——道教、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臺

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一九九六年），頁二九七—三三五。

註六：張珣：〈女神信仰與媽祖崇拜的比較研究〉，中研院民族所集刊第七十九期（一九九六年），頁一八五—二〇三。

註七：魏應麒：〈臨水奶〉，民俗週刊第六十一／六十二期（一九九九年），頁一一二〇；陳敏慧：〈來自民間口頭傳統的心聲：以一場陳靖姑故事之轉述為例〉，漢學研究第八卷第一期（一九九〇年），頁三〇九—三二六。

註八：Vivienne Lo, "The Legend of the Lady of Linshui", In *Journal of Chinese Religions* 21:69-96 (1993).

註九：林惠祥：〈論長住娘家俗的起源及母系制度到父系制度的過渡〉，《人類學研究》試刊號。（廈門：廈門大學人類學，一九八五年），頁九四—一一。以及喬健：〈惠東女子不落夫家〉，《張老師月刊》（一九八九年）一三九：六六—六九；喬健：〈惠東的長住娘家婚俗：解釋與再解釋〉，《國立臺灣大學考古人類學刊》（一九九一）四七：七八—八三；喬健、陳莉莉：〈婦女與宗教：大柘村的例〉，《民間信仰與中國文化國際研討會論文集》（臺北：國際漢學會議中心，一九九四年四月），頁七六—七九；Chien Chiao (喬健), *Dazuo: An Example of the Religious Variation of Chinese Culture*, *Bulletin of the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cademia Sinica* 79:175-183 (1996). 蔣炳釗：〈惠安地區常住娘家婚俗的歷史考察〉，《中國社會科學》（一九八九年）三：一九三—二〇四。此外還有陳國強：〈惠安縣崇武城內外的夫人媽信仰〉，收錄於《福建、臺灣社會文化比較研究工作研討會論文集》（中研院民族所與美國史丹佛大學人類學系合辦，一九九二）

註一〇：鍾幼蘭：〈官澳查某佛的初步研究〉，余光弘、魏捷茲編：

《金門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民族所，一九九四），頁一二九—一六二。

註一一：鈴木清一郎著，高賢治、馮作民編譯：《臺灣舊慣習俗信仰》（臺北：衆文圖書公司，一九八四年），頁三九三—三九四；仇德哉：《臺灣廟神傳》（臺北，作者自印，一九八五年〔一九七九初版〕），頁四八四—四八八、五〇八、五一〇。

註一二：莊英章、李翹宏：〈夫人媽與查某佛：金門與惠東地區的女性神媒及其信仰比較〉，論文宣讀於《婦女與宗教——小型研討會系列一》（中研院民族所區域研究組籌辦，一九九六年六月八日）。

註一三：卓神保：《鹿港寺廟大全》（鹿港：財團法人鹿港文教基金會，一九九〇年〔一九八四年初版〕）。

註一四：同註一，宋兆麟著，（一九九〇年），頁一—五二；燕仁（馬書田）：《中國民間俗神》（臺北：漢欣文化事業出版，一九九三），頁四五—八一。

註一五：有關奉天宮南北大總巡的活動可參看李秀娥：〈「人—神—地」所建構的信仰場域初探——以鹿港奉天宮的南北大總巡活動為例〉，收錄於李豐楙、朱榮貴主編：《儀式、廟會與社區——道教、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一九九六年），頁二四九—二九五。

註一六：在臺灣總督府：《寺廟台帳》（中研院民族所影印本，一九一六），頁七九〇，曾記載著蘇二王宮配祀有紙像的張王爺、順王爺、白王爺。文中卻未提及實際上真正受到該地信眾崇奉的張順白三位夫人媽，經向該廟管理人施至煖與施雲軒父子求證，該廟向來並無崇奉張順白三位王爺的信仰，故筆者推測由於該廟之三位夫人在日據時期仍保留造型英武的紙紮神像，因而被《寺廟台帳》的記錄者將張順白三位夫人誤

認成張順白三位王爺。此外，筆者曾於鄰近角頭營盤地的永安宮內，見到張順白三位王爺所出示的代旨符，未知這三位夫人與三位王爺間有無任何關連，現今兩間廟宇的負責人皆不清楚。

註一七：施雲軒：〈鳳朝宮貞烈夫人〉，施雲軒編纂：《鹿江雅集》（鹿港：作者自印，一九九一年〔一九八八年〕），頁一八九—一九一。

註一八：同註一六，〈寺廟台帳〉（一九一六年），頁八二〇—八二七。

註一九：同註一六，〈寺廟台帳〉（一九一六年），頁八二四。

註二〇：同註一六，〈寺廟台帳〉（一九一六年），頁七一三—七一七。

註二一：鹿港護安宮管理委員會：〈八十五年慶元宵·鑽燈腳祈求吉慶·土地公遊街賜財〉，（鹿港：護安宮管理委員會編製，一九九六年）。

註二二：同註一六，〈寺廟台帳〉（一九一六年），頁六八七，五五五—五五六。

註二三：同註一六，〈寺廟台帳〉（一九一六年），頁八五五。

註二四：同註一六，〈寺廟台帳〉（一九一六年），頁六一四—六一八。

註二五：同註一六，〈寺廟台帳〉（一九一六年），頁五六四，六八〇。

註二六：辜安慶主編：《保安廣澤尊王史略》（香港：開元禪寺，一九九二年），頁一二七—一二八，一三一。同註一，李豐楙，一九九六年，頁一四三—一八八；二一五—二四五。

註二七：施雲軒：《鹿港護安宮》簡介（鹿港：護安宮委員會編印，一九九五年）。

註二八：筆者訪問永順堂的負責人老太太，她則不清楚王爺夫人究竟是誰，說嫁過來就已供奉著，但因該廟壇之祖廟為鹿港北頭

奉天宮蘇府大二三王爺廟，且其主神蘇府王爺神誕亦採蘇大王的正日農曆四月十二日來祝壽，但是牆上書寫著「王爺夫人」神誕日為「十月初十」，則與奉天宮的二王爺神誕日相同，故筆者推測該廟壇的王爺夫人應為蘇府二王爺之夫人「石氏夫人媽」（可簡稱為石夫人），蘇府大王爺之夫人為「金氏夫人媽」，而三王爺之夫人則可能為「柳氏夫人媽」。

註二九：據《寺廟台帳》和田野採訪所得，賜福宮廟方的說法皆為「文安尊王夫人」，但他們所認為的文安尊王卻為張巡；然據吳厝庄賜福宮的歷史沿革記載卻與歷史人物相符，即張巡應為武安尊王，而許遠才是文安尊王，當年二者死守睢陽城時，因缺糧援而被犧牲的是張巡的愛妾和許遠的家僕才是。所以安平鎮的賜福宮所記憶之文武尊王與夫人媽有誤，但他們卻知道該廟祭祀活動以武安尊王為主。

註三〇：請參新校本《舊唐書》〈卷四十三·志第二十三·官職二〉，頁一八二一。

註三一：請參《泉州府志》〈卷六十五·方外〉（一九六四年版，臺南：賴金源發行），頁四六—四七。

註三二：同前註三一，〈泉州府志〉（一九六四年），頁四六。

註三三：文中有〈*〉標記者，係表示屬商業較繁榮的鹿港街範圍之里別者，一般多以「街內」稱之。街內與街外之里別，可另參李秀娥：〈鹿港的人口與氏族〉，余光弘編：《鹿港暑期人類學田野工作教室論文集》（臺北：中研院民族所，一九九三年），頁三五—三六。

註三四：同表一之附註：施振民、許嘉明撰：頁八一—一三；林會承：頁五九—一二。同註三一：李秀娥：頁四一—四六。

註三五：施振民：〈鹿港的氏族廟〉和〈鹿港的姓氏與堂號〉，洪玉華編，《華人移民——施振民教授紀念文集》（菲律賓：華裔青年聯合會·聯合拉利大學中國研究出版，一九九二年），

頁四六〇—四八三；四八四—四九九；顏芳姿：〈鹿港王爺信仰的發展型態〉（新竹：清華大學歷史研究所碩士論文，一九九四年）。

註三六：姜躍濱：〈中國妻妾〉（河北：河北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頁一七二—一八二。

註三七：同前註三六，姜躍濱：〈中國妻妾〉（一九九一年），頁一六六—一七二。

註三八：同註一，P. Steven Sangren (1983), p.p. 4-25。

註三九：同註九。有類似情形的只有一例，據頭崙里埔尾庄著名女乩童王阿箸之媳婦告知，王阿箸臨死前已知日後將成為東北方某間廟的「娘媽神」，並交代媳婦準備火炭待其坐化，且須刻一娘媽神像供奉於家中神壇上。

註四〇：同註八。

註四一：同註二。

作者簡介

作者：李秀娥

年齡：民國五十一年出生

學歷：臺灣大學文學院人類學系研究所碩士畢業

經歷：曾任職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研究助理

靈鷲山世界宗教博物館研究組研究助理

現職：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研究助理

淡水工商管理學院宗教學系兼任講師

近作：一九九六

〈「人—神—地」所建構的信仰場域初探：以鹿港奉天宮的南北大總巡活動為例〉，收

錄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李豐楙、朱榮貴主編：《儀式、廟會與社區：道教、民間信仰與民間文化》，頁二四九—二九五。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印行。（八十五年十一月正式出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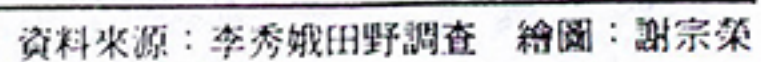
一九九七a

〈鹿港夫人媽信仰的分佈初探〉，收錄於李豐楙、朱榮貴主編：《性別、神格與臺灣宗教論述》一書中（臺北：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籌備處，一九九七年），頁二七—七四。

一九九七b

〈鹿港夫人媽成神的傳說與類型〉，發表於「婦女與宗教小型研討會系列二」。臺北：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文化行為組主辦。（發表於一九九六年十月五日）（修訂稿一九九七年六月號之《思與言》正式刊出）。

圖 2. 鹿港街外「夫人媽」廟壇分佈圖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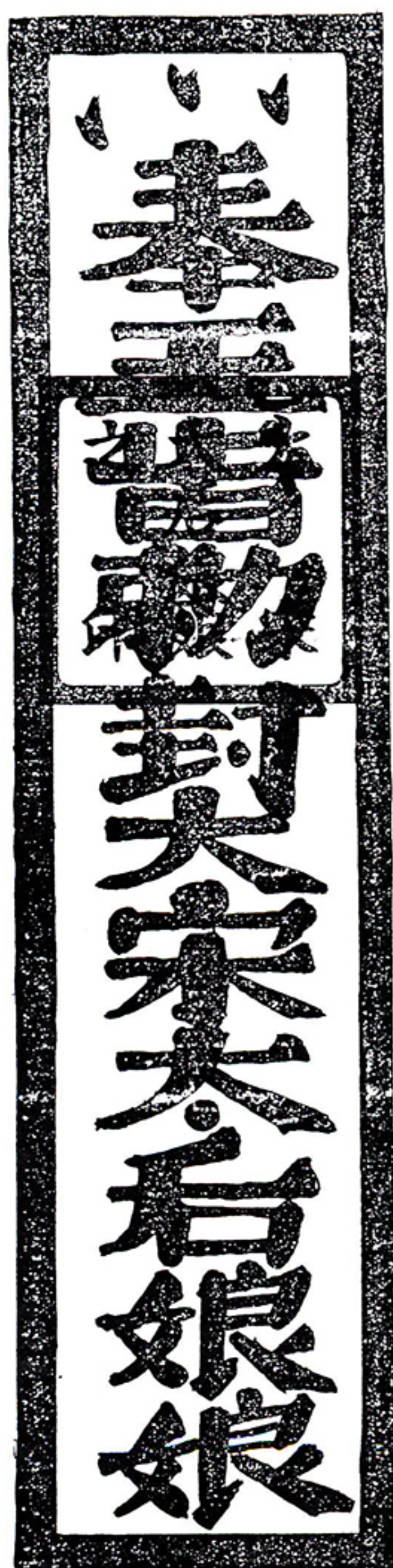
鹿港泉州街清蓮堂的白夫人媽平安符



鹿港奉天宮和鳳朝宮的安胎符
(孕婦燒化配清水喝)



鹿港奉天宮和鳳朝宮
的遊大將軍押煞符
(孕婦宅貼於大門門楣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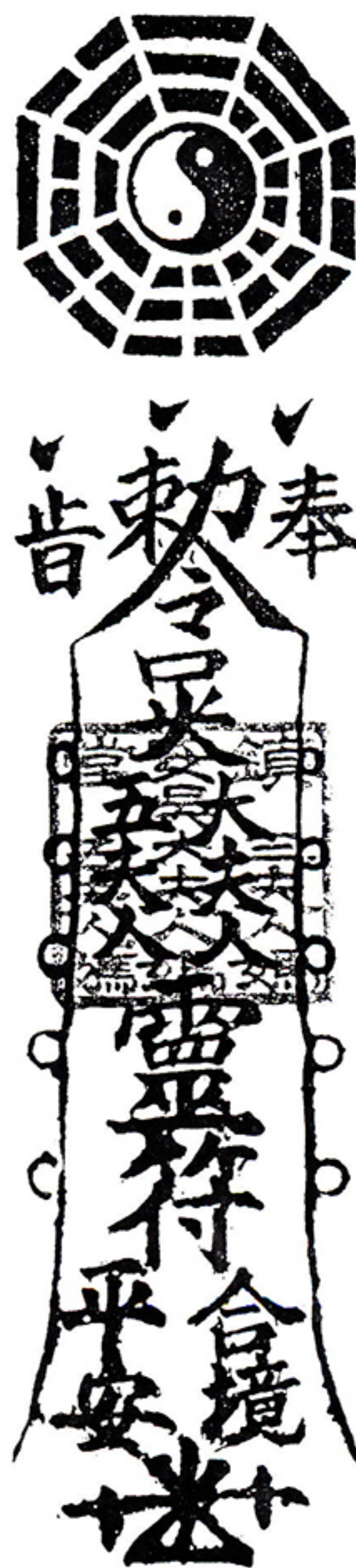
鹿港海埔厝慶安宮大宋太后娘娘靈符



鹿港永安宮薛夫人媽平安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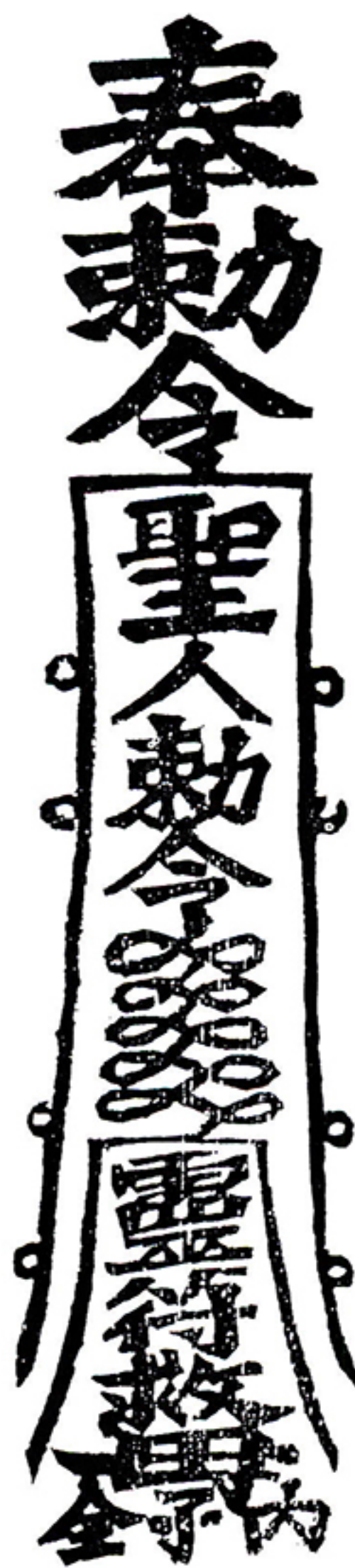
鹿港新宮口景安宮吳大三夫人媽平安符



鹿港頂番婆鎮安堂的吳大三五夫人媽靈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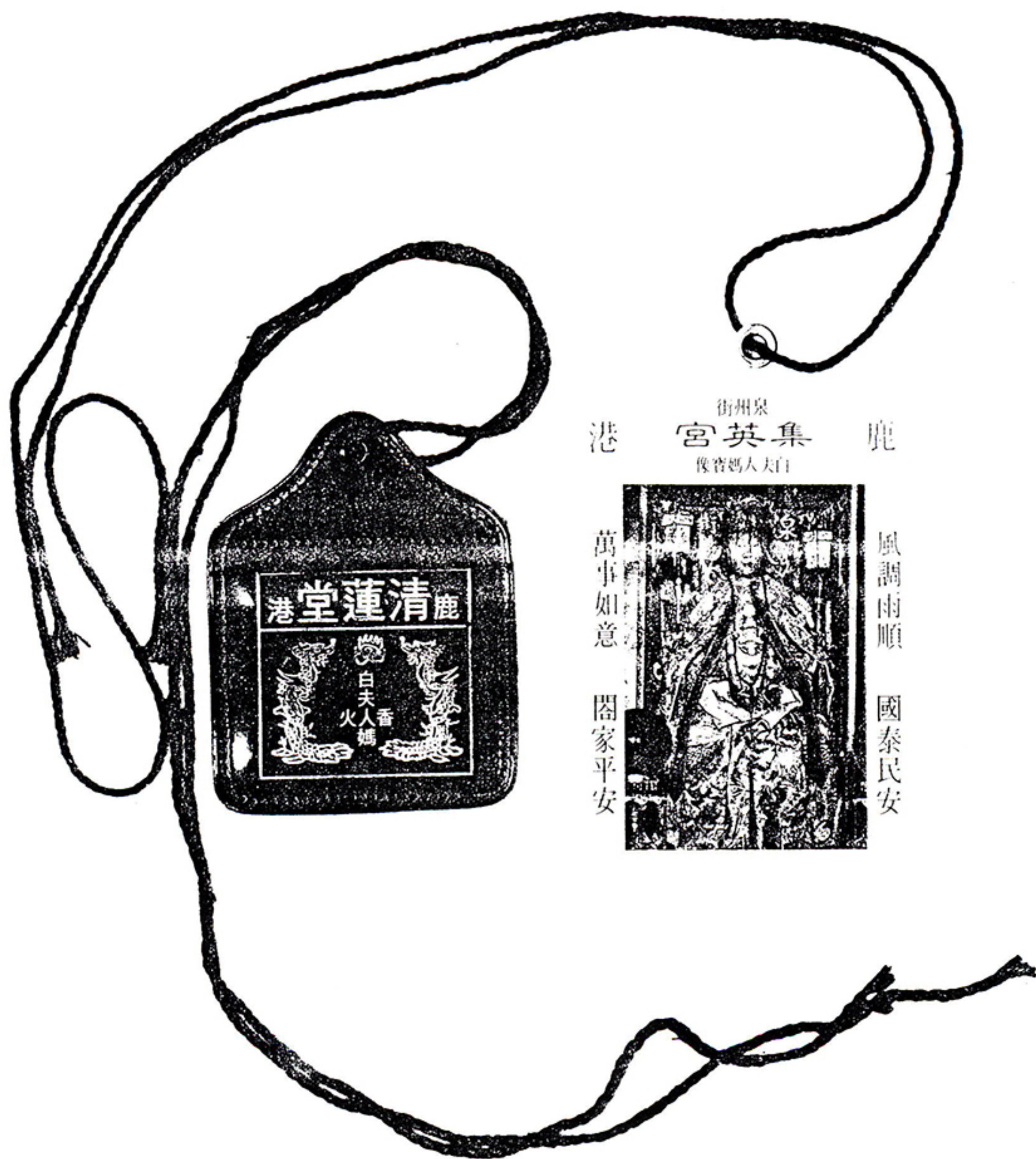
福興鄉頭前厝鳳凰宮木花柳
三位夫人媽平安符



孕婦用之安胎符



遊大將軍押煞符（可貼在
汽車或孕婦鎮宅用）



鹿港泉州街集英宮白夫人媽寶像之香火袋

立契書字人現住址

弟子

娶妻

夫妻結髮生下男

取名曰

本命年生於

年 月 日

時此男因自產後命途多舛夫妻相議願將

此男拜于鹿

南天門

白張順

神靈庇祐此



除根基堅固

四時無災八節有慶異日長大成丁出徑虔

備香花菓品金帛之儀叩答

神恩 恐口無憑立契書字一幅為据

立契書字人

在場知見人

為中正神

代筆人

天運

年

月

日 立 吉

鹿港後寮仔鳳朝宮南天門
張順白三位夫人媽之契子書



圖1. 鹿港後寮仔鳳朝宮之廟貌與管理人施至煖先生（謝宗榮攝）



圖2. 鹿港東石東興宮張、順、白三位夫人（謝宗榮攝）

— 鹿港夫人媽信仰的類型與分佈範圍 —



圖3. 鹿港龍山寺的註生娘娘與其二位配祀（謝宗榮攝）



圖4. 鹿港泉州街集英宮的清蓮堂白夫人媽（謝宗榮攝）



圖6. 泉州街集英宮清蓮堂白夫人媽神誕日，廟方神差人員正為信眾子女在額頭或衣領蓋上「白夫人媽」的神印，以示受到庇佑（謝宗榮攝）



圖7. 集英宮清蓮堂白夫人媽神誕日提供許願乞龜，圖為已被信眾擲筊乞走的大麵龜（謝宗榮攝）



圖5. 婦女非常欣喜的將子女帶到清蓮堂給白夫人媽做契子孫（謝宗榮攝）



圖8. 作者在集英宮前詢問為何這位小朋友的「白夫人媽」印所蓋的位置與顏色不同於其他小朋友（謝宗榮攝）



圖9. 鹿港頭崙埔開基吳三夫人媽（已故女乩童莊發宅中）（謝宗榮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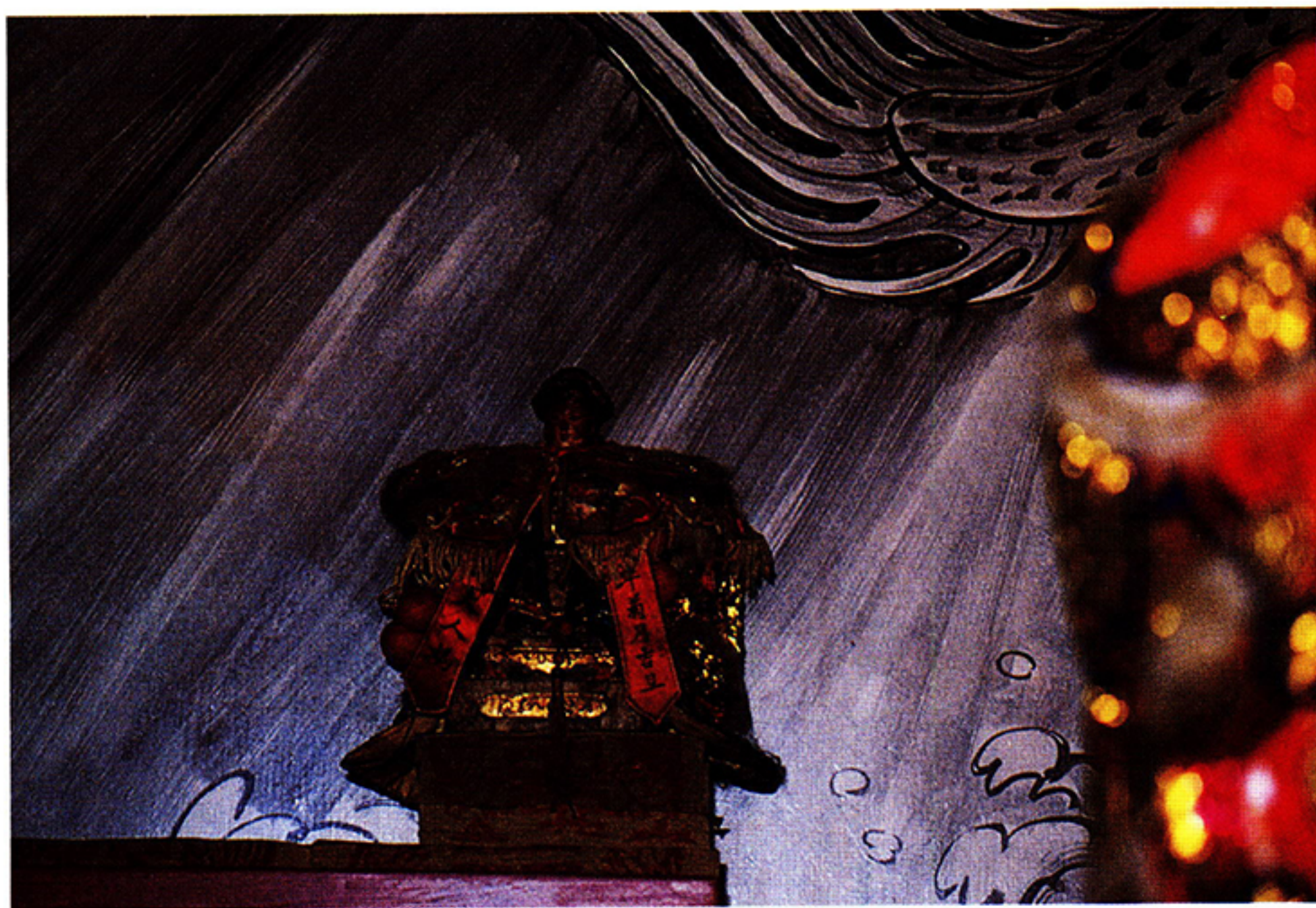


圖10. 鹿港街尾護安宮吳府千歲夫人吳夫人媽（謝宗榮攝）



圖11. 鹿港街尾護安宮七夫人媽於元宵節臨時安設供信眾祈子添丁（祈花燈）的神壇（謝宗榮攝）



圖12. 鹿港護安宮來自天庭南斗宮的七夫人媽（又傳說可能是七娘媽）（謝宗榮攝）



圖13. 鹿港鎮街尾文德宮溫夫人媽（圖前）暨張順白三位夫人（圖後）
（謝宗榮攝）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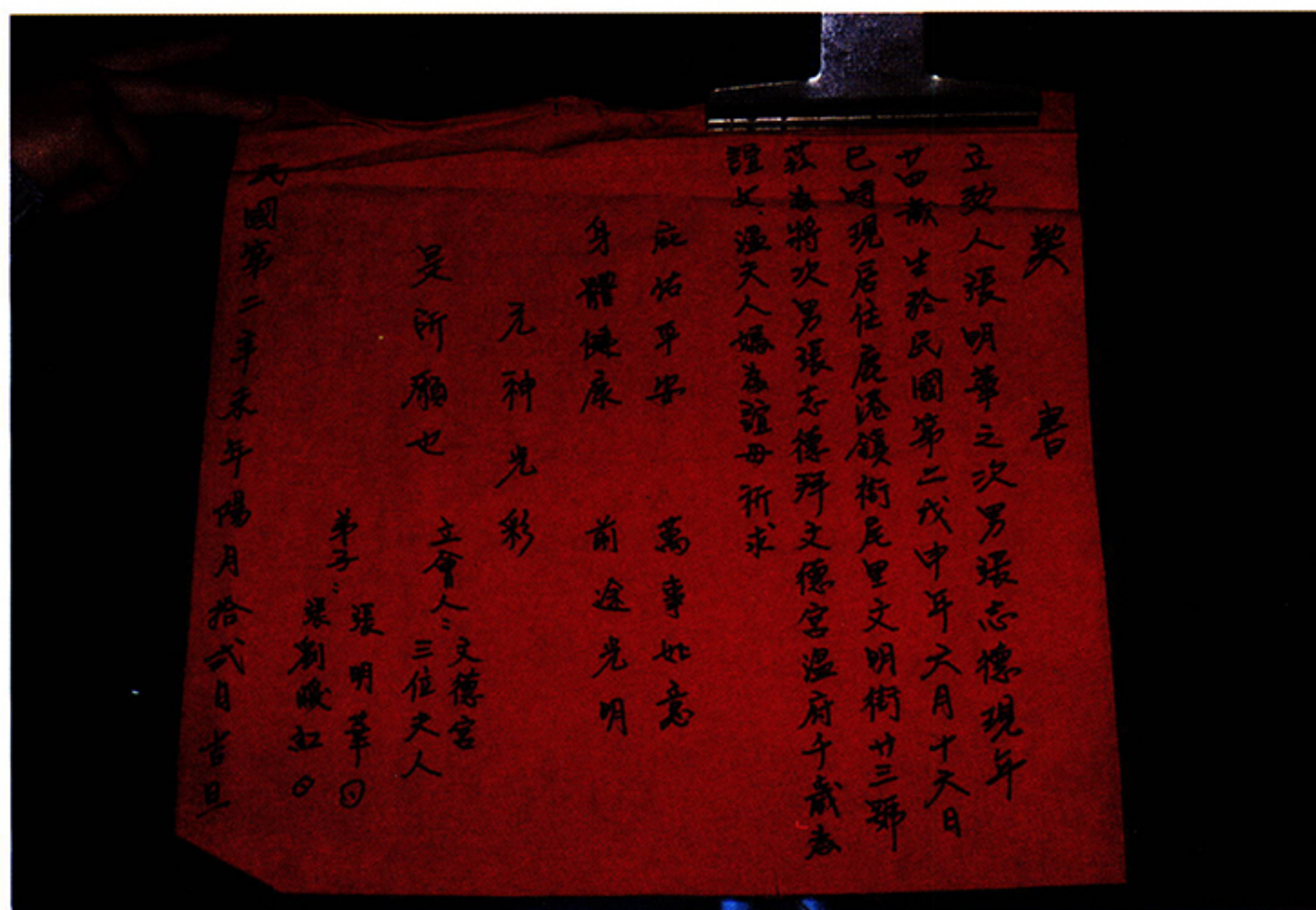


圖14. 信眾攜子女認文德宮的溫府王爺與溫府夫人媽為誼父母之契書
（謝宗榮攝）



圖15. 文德宮卜爐主的紅榜告示（包括溫府夫人媽和張順白三位夫人的正副爐主）（謝宗榮攝）



圖16 鹿港鳳山寺的郭聖王夫人（妙應仙妃）與其配祀鳳姑、蓮姑（謝宗榮攝）



圖17. 潤澤宮的十三王爺夫人（謝宗榮攝）



圖18
鹿港廈菜園紫極殿夫人媽（金王爺夫人徐氏）
（謝宗榮攝）

